

Oi' king' hang, ts'un,

Comment faire l'aumône.

1877.



MAISON ME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0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MAISON MÈRE DES SŒ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22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哀矜行誼

崇禎癸酉年秋

高一志

耶穌會中同學

龍華民共訂

湯若望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

耶穌會士主教

亞弟益郎重准

上海慈母堂重刊

序

余先君子生平敬修格致誠正之學而歸宗于事主愛人。禔繕之餘。旁究天官象數諸理。尤喜接海內修儒名士。要以廣集衆益。涵葆性靈。聞有西泰利子。從歐邏巴航海數萬里。來我中土。所談性理及星曆家言。率多剗見。命余往訪焉。而卒未得間。奄奄迄今。廿餘年矣。茲謁選金臺。會同邑程祝二友。以訪舉應修曆之役。稟受西法。釐正訂訛。每與余言。天人之學。西儒得其宗。至曆數象緯。罔弗精確。特緒餘耳。余偕往謁。聆其言。原原本

本精詳切至。令人有永思焉。而未幾時。親疾也。俄訖友
過宣武。忽墜馬傷足。遂扶祝友寓。越四旬日。蒙西儒諸
君子。時惠顧問。不啻若家人之浹洽者。且示以七克齋
勺。疇人諸刻。助消病苦。余潛心徧覽。覺從前所受教先
君子者。原自寡合。憬然悟克治之功。真有須臾不能離
者。殆余對證之藥。幸可藉以繼先君之志者乎。旣而羅
先生出其哀矜行誼示余。余受而卒業曰。噫。此真仁人
用心。盡事主愛人之實詣者哉。凡此下民。誰非大主之
所子。雖有貴賤富貧。壽夭智否。種種不齊。正令彼此有

無相通以相濟也。浸假已貴而賤人。已富而貧人。已智而愚人。任可哀可矜之狀。種種當前。漫不動念。則所稱昭事者。將何藉以爲獻而尊崇對越。皆具文矣。夫世未有不愛人而能事主者。信乎西經有言。所見之人不愛。又安能愛所不及見之主乎。必時時念念以六合爲家。萬民爲體。然後俯可愜人。乃能仰可愜天。羅先生著是書。蓋欲人盡樂郊。合衆全力。補此有憾世界。其用意弘遠矣。余念西方美人。嘉惠後學。忍或秘之哉。爰亟付梓以公同志。

崇禎癸酉孟秋望日星源後學汪元祚書



哀矜行誼自叙

按輿圖予家極西距中華最遠。古不相通。相通自明
朝肅宗年間始。予兒時獲聞禮樂文章之盛。私心輒向
往之。非一日矣。至問所行教法。則未有及於造物真
主之教者。神祖朝予友西泰利先生偕會友二三輩
來華。倡傳聖教。一時翕然交稱。足徵心理之無異。然
華地廣遠。利子數輩足跡不能徧。且久之。壯者老。老者
歿。懼將來之難其繼也。予乃浩然嘆曰。凡我同類。總
大主所生。見此文教宣達之邦。忍使聖教有不傳傳

或中絕乎。于是請命于長者復偕友人數輩棄家航海而來。越三歲爲天啟甲子。始抵嶺南。隨習語習書。兼習文義。畢力歲月。粗知大意。庚午夏。予僑居中州。忽玄扈徐先生以修曆薦奉命徵取入朝。陛見後。孜孜測驗。

弗休。日月七政等書次第翻譯成帙。蓋旦夕拮据喘息靡甯。閱兩年如一日。未遑他務也。旣而追惟八萬里東來本意。所圖何事。而今專事此乎。治曆與治人孰急。明時與明道又孰急。然而曆有成命。罔敢懈弛。用是兩念橫衷。未決者久之。忽護守天神默啟曰。爾不憶聖保。

祿言乎。耶穌之門不一人。有能行者。有能言者。有能
文章而善著述者。故其勸人也。亦不一法。或以身。或以
口。或以筆。皆救世法也。蓋擇一行之。予乃恍然悟。遂立
意于公務外。減臥數刻。別誌教理一二。以副初志。因念
聖教喫緊處。惟信與行。行而不信。如射無鵠。信而不行。
如車無輪。其敝一也。聖雅谷曰。人以聖功行其信。乃爲
獲義。義者全德無愆之謂豈徒信能獲義哉。又曰。人身無神。名謂
死身。信德無行。亦名死信。又曰。惟不忘所聞而敏行不
輟者。必得真福。皆言信之不可無行也。行不更重乎。顧

行有三端曰神曰齋曰施。神向主。齋向己。施向人。各有本論。而十四哀矜之行。則向人之明且備者也。予遂取西本。譯爲詮說三卷。首著哀矜之美。次解形矜。又次神矜。條緒雖多。其大旨總期愛人如己而已。夫愛人如己。則其先能愛己可知。而愛人又爲愛主之實。是盡向人之誠。而向己向主。義亦兼通矣。倘我同信者。得是說而力行之。裨益匪小。且亦不負遠人來賓之意云。至若中西音阻。辭未達意。樸陋寡文。所不能免。幸諒我於語言文字之外可也。

遠西羅雅谷識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茲
鐫訂閱姓氏于後

高一志

耶穌會中同學

龍華民

共訂

湯若望



哀矜行誼李序

余奉教於西君子有年矣。其爲教也。理超義實而大旨則總於仁。仁分二支。一愛天主萬有之上。一愛人如己。而二支又滙爲一原。必克愛厥人。始克愛厥主。不則踈忽於見聞之衆。而求其竭情致愼於不見不聞之中。必不得矣。是故愛人之功。至急至重也。乃其愛之之實。則在補其所應有。以銷其所應無。如飽煖康居等。皆身所應有。如舒泰貞淨等。皆心所應有。反是則智所應無矣。人苟不獲所應有。而獲所應無。種種苦趣。不可勝

言。凡觸於耳與目者。能弗惻於心乎。弗惻於心。非仁也。惻於心而不見之行。無濟於彼。猶非仁也。其必盡我能力。銷之補之。使之存以順。歿以甯。愛人之功。其庶幾乎。且造物主之畀人以富以智也。而又不人畀以富以智者。何哉。蓋謂世有富人。力能不使同類貧。世有智人。力能不使同類愚。惟有富者智者。而後貧者愚者。可以脫於貧愚。亦惟有貧者愚者。而後富者智者。可以施其富與智也。是用此所有。以補彼所應有用。此所無。以銷彼所應無。權衡精當。義之盡。仁之至矣。然則吾儕幸荷生成。

身心獲所豈可自享有餘不以閔民窮而若主命哉甚矣愛人之不容已也豈惟不已於其心必將不已於其行嗚呼此十四哀矜之所繇列於教要也其可忽乎羅先生以修曆餘晷譯詳其說稿成示余言切而旨義晰而徹予讀一過而知先生亦能哀矜人也先生明悟爽朗而自牧以謙胸中無所不有其自視直無一有至若本愛主之誠以愛人則有根於心達於面見於語言筆墨之間而不可掩者今年秋著有聖紀百言一帙修已格訓也茲復爲是書誘人以愛以相率於仁繇先

生之言。推先生之心。蓋不踰一世於定吉之上不止者。
先生真仁人哉。是爲序。

後學李祖白



哀矜行誼目錄

卷一

形神哀矜之行總論

卷二

分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

一食饑者

二飲渴者

三衣裸者

四顧病者

五舍旅者

六贖虜者

七葬死者

卷三

一啟誨愚蒙

二以善勸人

三責有過失者

四慰憂者

五赦侮我者

六恕人之弱行

七爲生死者祈天主





哀矜行誼卷之一

極西耶穌會士 羅雅谷 著

星源後學

程廷端 潤
汪元泰 較

形神哀矜之行總論

愛慕。憐恤。仁慈。三者皆哀矜之事。總之以一言曰。愛人

如己。愛者。并自居之德。從彼而生。還須向彼。自居之德

已等行。他人不知。惟己獨知者是。若愛德。則必見人有
可慕。可憐。然後慕之。憐之。而此慕之。憐之之心。必于彼
見其為實行之德。愛者。必快所愛。而後已。既愛。則必行
用也。為實行之德。不以為難。不厭其速。總以遂吾之愛

爲安爲福。又愛德之心。爲二而一。蓋一心分注二身之故。曰實行。又愛德之心。爲二而一。蓋一心分注二身之中也。眞愛者。以我心爲彼心。以我所願。凡愛者見其所度。彼所願。二身同體。是一非二。愛彼愉我愉。彼痛我痛。一切阨窮禍患。我所欲免。亦欲彼避而免之。一切安榮福樂。我所欲享。亦欲彼得而享之。又人躬自圖安。未有不預慮將來之苦者。必百計却之。于所愛。何獨不然。亦必計先除其苦。而畀之以甘。是愛生憐。憐生慈。三德有先後。根由一愛。故統之曰愛德。哀憫之德。雖根于愛。然此德之施。宜順而不逆。乃稱其位。如大子小。上于下。長于幼。富于貧。智于愚。力能推及。

之是順也。姑以貧富論。惟富有餘。方能周人之急。若貧者。縱有憐心。無憐具矣。故凡位居大者。上者。長與富與智者。當順行其德。且憐人以行。毋徒以言。言之不行。虛憐也。行之始實耳。今有貧者病者。愚者于此。而我爲富者。醫者智者。雖有悲憫之詞。絕不思所以濟之。療之導之。尚可謂有憐心乎。故凡有施憐之位者。又必實行其德。斯稱其位焉。

第一仁者爲誰。曰。惟天主。蓋憫人之罪而赦之。軫人之危而援之。其施恩也。惟公惟溥。高卑善惡。無擇。無時。

無處不被焉。

耶穌訓宗徒曰。汝等欲行仁慈。宜法天上父。彼其造物養人。無不得養者。如日以照之。人炙其輝。雨以潤之。人濡其澤。奚分妍媸。纖鉅乎。聖王達味德曰。天主功業甚大。乃其仁獨居萬蹟之上。

古有一大郡名尼尼物。其民積愆甚重。天主矜之。欲俾遷善。乃詔聖人若納曰。爾往尼尼物。郡講道。傳我所命。爾之言。若納唯命往。入其城。大聲呼曰。四十日後。尼尼物其墜滅乎。郡之人聞之。心甚驚怖。咸謂。天主降

罰。因悔過遷善。其王亦修省自貶。下令與民更始。口絕芻豢。身衣粗惡。以灰土蒙面及身。用表負罪狀曰。或

天主憐而赦我乎。

天主果赦之。若納見其言弗驗。弗

審其故。愠于厥心。祈

主曰。吾主。我固知爾爲大仁者。

眞忍。者。彼所獲罪。必赦之。我初不願來此。今請許我死。

主曰。汝何愠乎。姑俟之。若納出城東。自結茅居。以觀城

中人。尚蒙罰否。乃

天主忽生一大尼德臘。

草名。卽中國蔓壁虎。

蔽其廬。濃陰密布。不受日色。若納甚喜之。至次日。主

旋命蟲嚙其根。又發旱風摧之。厄德臘枯死。若納益愠。

不欲生。主曰。爾何慍。此草之微。一日生。一日死。爾且甚愛之。彼尼尼物之衆。十有二萬。多有不識。而羅罪者。今且知醒悔。可弗仁愛之乎。卽此可知。天主之仁極大。旣赦其罪。乃更加以恩也。

古有五府。總名所多麻。地豐富。人每習穢行。反人道。

好男

色。天主欲降罰。遣二天神覈其罪。天神立舉氣中。化爲人身。先降聖人亞巴郎家。語之曰。所多麻獲罪。天主甚重。今往定其罰。亞巴郎曰。或有善者五十人。亦並惡者罰乎。曰。不罰。亞巴郎又曰。我身微若塵。何敢妄置。

喙然願再有請也。或善者併不滿五十。亦可蒙赦否乎。
曰。亦赦。復遞減善數以問。下至十人。曰。亦可。所赦合府
罪乎。曰。亦赦。今并十人無之。天主所爲重譴也。卽時
降猛火。人畜樹木同燼。嗟乎。善者十人。天主尚欲并
五府之罪宥之。詎非甚愛人類。而憐恤之無已乎。人奈
何。不以善自勗耶。

聖王達味德曰。天主開其慈仁之行。如天距地。不足

度之。

天距地甚遠。借言主仁之極大。

又曰。天主仁慈。充滿世界。如天上

多品天神。天中日月星辰。天下火氣土水。及人與獸。諸

動植飛潛之物一一皆主所生。非主大恩所包圍乎。乃主一不自用。悉以爲人。非甚愛人憐人乎。萬物咸被

主恩。而總又爲人生萬物。則主之大恩施于人者。眞

萬萬難數矣。若欲數天主與人之恩。天下事事物物

皆可見其一端。卽人一身。內而靈魂。外而軀殼。孰非

主賦予者。又孰非主護衛者。然主初不論人認

主與否。感恩與否。而惟以愛心普給之。人盍是則是效。

以廣其愛。奈何。強生分別乎。子之于父。恒欲步其武。情

也。乃主爲大父。人皆主之子。又何不體其仁愛之

心而倣其哀矜之行耶。

矜憐之德。仁愛中爲第一。達味德言。在人百行中。亦爲第一。此德從人性本情而出。旣屬同類。必有相愛相憐相惠之根。此根一萌。諸善皆芽。試觀禽獸。非有靈性。能別理序。然且同類中。相愛相保。現有哀矜之影。如牛群有犢。乍遇虎。卽會合成一圓陣。首各向外。圍衆犢其中。馬群有駒。遇虎亦然。各以尾向外。圍衆駒其中。蓋牛恃能觸。馬恃能蹄。均以之禦虎。保其子。是亦衆相保也。又如鴉。見人欲擊之。遽大聲而鳴。如呼群求救者。衆鴉聞

聲而集。此非交相保愛之影乎。乃人具靈性。居禽獸上。豈反無相愛相保之情耶。雖甚惡人。良心具在。第惡者良心發。則撲而滅之。善者良心發。則引而充之耳。

同類相愛相保。性初自然之情也。故虎不啖虎。獅不啖獅。乃人則或相殺甚。且相食。豈人性猛于獅虎哉。變其初耳。經曰。人見裸者衣之。爲不賤己之膚。一體之謂也。人實從一本生。如木枝然。枝分上下。其根則一。嘗見人或同途。或同舟。猝遇患難。未有不互相保者。此足徵自然之情矣。此情豈遇難則生。居常遂泯哉。聖葆琛曰。人

身一肢痛。徧體全痛。彼病者痛。我曷不與俱痛耶。

古蓋有不知真福何在。身後何苦。而第以見前安樂爲真福者。然不知欲得世樂。亦必以相愛爲基。何也。他物僅顧一已而已。一馬食草。不問他馬得食與否。他馬不得。此馬自如。若人則不然。人適我適。人不適我不能獨適。故于彼所無。恒以己有濟之。不惜也。我能濟人。人安得不濟我乎。世福尚以仁求。况天上真福乎。

主曰。我願人獻我莫獻牲。但獻我以仁心。又曰。仁慈馨于祭物。然則人苟賤視同類。不賑窮乏。雖祭祀豐潔。主

弗享。蓋主爲矜憐之表。最喜人行矜憐。人曷不以主所喜者獻之。

經言。明知救窮乏之苦。乃眞福也。惡曰。必受全賞于天

主。惡曰。審判日也。是爲定罪罰之日。故名。耶穌列眞福第五端云。哀矜者

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已也。聖葆瑠曰。富者施與。必有與爾者。經曰。卽捨與窮。爾未爲乏。又曰。爾施與乏者。乃出貸于天上主。必百倍償爾。

凡人有罪。不敢求主。經曰。爾以財物貯貧者之胸。其所施之物。卽代爾求主。古有言。餽人物。柔人心。況天主之

仁慈乎。爾有憐德。主必鑒之。不棄汝也。

昔西國納佈多諾瑣耳王甚傲。天主定其罪。將降大罰。聖達尼厄耳謂王曰。王若以仁心而行濟貧好施諸德。或可贖己罪。格主心以息其罰矣。又撒臘茫曰。以所施之物滅罪。如水滅火。解曰。以水滅火者。必先滅火之質。若乃灑水而旋加薪。火奚能滅乎。此言用手施恩。用心造罪也。故施恩須先滅罪。

達味德曰。以財物散貧者。其義億萬世恒在。其角在天堂眞福中。必高樹焉。義者全德之功也。角譯言位也。

不奉主教。不能行真善事。必不得天主寵愛。及天堂之福也。然或有哀矜之行。亦能動主默啟其衷。俾認主而欽崇之。古將谷耳擲畧者。其心仁善。每以濟窮爲務。忽見一天神。入其室。呼其名。擲畧聞而怖。曰。主誰乎。天神曰。爾行仁功。已徹主臺前。今令我命爾。遣人往藥白府。請伯多祿。從彼所訓行之。言訖去。主爲行仁所感。故遣天神詔之。是亦哀矜獲報之一徵乎。聖伯多祿乃宗徒之長

聖路嘉記藥白府有嫠婦曰大比達。慈仁無比。本府諸窮乏者。咸沾其恩。迨病沒。衆聞往弔。會聖伯多祿亦臨。

其尸。衆哀哭如喪慈母。因各出所受衣。追念其德。告伯
多祿。欲爲求復生。伯多祿亦惻然。卽爲衆請命。主允之。
大比達復活。衆大喜。合郡聞之。悉讚大主之憐善。人而
以仁行相勸勉焉。

聖若望

宗徒也。

恒謂門人曰。汝等功行。惟相愛而已。門人

請曰。吾師奚諄諄以相愛爲訓乎。曰。此主命也。當守之。
蓋愛主者。宜愛其同類。又常解之曰。有人自言我在光
中。及察其人于同類。有惡無愛。是卽仍在暗中。惟暗則
行不知所往。如瞽目無見。雖具愛情。肩無所施。豈有在

光中而不愛及兄弟者哉。

在光謂所行顯著又指天主聖愛爲光明兄弟謂同類也

又曰。有愛德者可從死得生。無愛德者真死也。蓋凡殺人者。必不獲恆生。而惡人之心。與殺人等。可不戒歟。

經曰。爾手以與勿閉。以受勿開。聖保祿詳耶穌之言曰。與較受。更爲眞福。

古今聖人多自甘貧儉。或爲主聲。所有以行施濟。甚至財不足而繼以力。傭工求值。以賑窮乏者。

意撒伯爾爲巴諾泥亞國女。適于諸侯。惟以濟貧爲快。朝夕躬紡紆不倦。以其值施捨。常曰。捐帑藏以與人。不

勞而得賤功耳。惟所與從喘汗中來。其功始貴。蓋不惜物。更不惜勞。聖人之施人類如此。

凡富者見窮乏。閉其愛而莫之救。尚得謂我愛主乎。譬
子愛父。未有不愛其兄弟者。必不徒言愛父而已。今徒
曰愛主愛主。而實惡其同類。豈真愛哉。經云。所及見之
人不愛。又安能愛所不及見之主乎。

窮乏者之本情。瑣屑難厭。一求再求。得而復乞。然仁者
爲主而施。不厭其頻也。聖若望號好施者嘗施一貧人。再求
再與。或問曰。某頃已蒙惠。何再與乎。曰。設吾主耶穌。假

其像以試我。而我不與。可乎。蓋施與之功。不問受者之衆寡。惟以其心之樂與爲貴耳。又曰。所與之物。非物也。是愛之指。愛之影。愛之號。愛之跡也。

聖類斯加利亞國王也。好施。一日有衆丐擁入王殿。時侍從皆退。王見之。不待司施者至。輒自便衣。往取貲散之。及還宮。遇一士曰。我王施多金。真功矣。王曰。此衆我國之兵衛。可不速予餉乎。蓋言此舉非濟貧。實自求天國之永久耳。

聖經曰。少種少收。喻人身後福報。視在世功行。如農家

秋收多寡。卽在播種日定之。種少而欲收多。必不得矣。
聖額我畧稱人行仁。爲後福種子。信哉。

聖良曰。哀矜之行。最爲要德。蓋有之。則他德有益。無之
并他德無益。聖樂尼木曰。哀矜之行。必有爲代言代求
者。然則衆多之言與求。不得不上聞于主也。

哀矜之功。必合三物而成。一窮者乏。一富者與。一所與
之物。蓋無窮乏。則富者之哀矜。無自而見。然哀矜而無
濟于實。終虛情也。受人與者。常感人。乃若授者。第求實
有濟于人而已。若以博人之感戢。亦非真哀矜矣。故施

與有四情。曰樂。曰捷。曰無疑。曰不望報。四情全具。厥恩乃真。

餽遺交際。從勢生情。分大小貴賤。不足爲推恩之則。蓋哀矜者公德。非私德也。從愛心生愛情。欲人如己。必溥愛。無分別。聖經言。天主愛獻者。在樂施之情。若以財物多寡爲意。非出本情。天主不享。

耶穌在世時。堂中多有獻黃白。以充香蠟之用者。獨一貧嫗。獻錢二文。耶穌訓門人曰。此獻雖微。其功爲最。蓋富者取于有餘。此婦取于不足。不足而獻。真矣。彼以所

餘者獻安能勝之。

古大士瑣加德。一日受諸人贈遺。獨厄斯奇擲甚貧。亦往。曰。某家寒無所贈。僅有一物。幸弗鄙而納之。卽我也。蓋衆所贈。尚有未盡贈者。若我則全贈矣。身之外無餘也。加德曰。爾或以爾身爲貴。爲大乎。所惠止此耳。或自以爲賤且小。則爾餽正無價矣。蓋言謙德無量也。是故與人者。不容有德色與傲心也。

聖亞瑪斗。西國王子也。以濟貧爲樂。日食多人。偶遇他邦使臣至。請觀國寶。訂以次日。及期。諸貧人來赴食。遽

召使臣曰。汝願見我寶乎。衆人之腹皆吾庫也。他王諸寶蓄諸庫。取以餽養犬馬諸獸爲娛。我則不然。念世人皆天主子。皆我兄弟也。別多糜費而坐視兄弟之凍餒忍乎。吾之寶如是而已。

古西國王第多者。每夕自考本日之行實。偶一日未有施濟。輒憮然嘆曰。却失一日。或問曰。王曷失。曰。今茲之日非虛日。大主賜吾行仁之日也。乃所爲者及私而已。非失乎。

西語有云。人處世。如在車輪。或上或下。或卑或高。旋轉

不定。倏富倏貧。倏得倏失。倏生倏死。今日明日。總不可知。故曰。速捷爲施恩第二勢。謂遲或不能待也。故見人窮乏。而濟之不速。卽爲不願濟。

又語云。捷與與屢與等。言人得用。而功德若倍也。蓋施與原爲周彼之急。與之遲。則緩不及事。無濟于用。于我無益。于彼有害矣。又曰。惠人而緩。必生疑心。疑則不果。故曰。疑情如蠅。言恩本美德。疑適點之也。又遲緩之因有二。非度彼訴貧之情。有真僞。卽所與不緣真愛。但要仁譽耳。

凡推恩于人而生姑待心必漸吝不與矣。抑或故遲之。俟求乞再三而後與。是市恩。非施恩。不謂真德也。求乞之言。人所耻惜。每觀告急時。面必赧。心必憂。且有甯甘死。而羞言乞者。萬不獲已。負慚而來一求之。已難爲情。況可再三乎。必再三求而後與。是以小物索重價。非惡德哉。惟未求而先與。或一求而卽與。旣濟其急。且適其願。功乃百倍矣。

古亞日西老有友貧甚。顧能忍。不自露其貧。或有疾不言。或無食。亦不從人乞食。西老往視之。潛置金于枕下。

而去。曰。予友未求而得。庶幾快心乎。施予若西老善矣。又凡人有急需求我。我允之而不卽與。彼必轉生觖望。且將曰。何如弗允。令早他圖。不致誤我事乎。蓋求而不得。其情最苦。怨心怨口。我實致之。西語云。遲與之飯如沙石。此之謂也。喻難下咽。

若施而望報。非恩主。乃債主。蓋意原不在愛人。特爲名。或爲利。如債主之權子母然。以小博大。以寡博多。殊非哀矜之行。仁人之心也。經曰。愛人如己。惟愛不從名利起。實從人起。則真愛矣。

耶穌訓門人曰。凡行義事。勿顯在人目前。若顯于人目。則天主罷德肋前。無功可賞矣。故施德須隱。莫圖令名。虛收上報。經云。爾右手施。勿令左手知。此甚言施恩者。不宜自炫也。蓋在天大父。無所不見。果有功行。其報不爽。奚用自炫。以來諛言乎。

陰施之恩有兩美。一已不見德。一令受者不知所謝。且

免其愧怍。聖尼各老

稱臘府人有大德

家頗豐贍。鄰有一長者

三女。年及笄。因乏奩具。不敢議嫁。

本俗嫁女須多財娶者不費故貧家議嫁

甚難且慮人行弱。易墮魔誘。或致喪貞。獲罪。心甚憂之。聖

人憐其情。欲代爲謀。而懼以虛聲貶實德。乃計度其奩資若干。乘夜潛擲其家。詰朝長者起見之。疑爲魔誘。諦視之。實金也。因謝主賜。得嫁其長女。後各老復如前擲金。長者復得嫁其次女。每感恩而莫知所自。一日自揣曰。我尚有少女欲嫁。施者未倦。必復來。每夜隱身伺之。各老果攜金至。投擲如初。隨遁去。長者追及蹠而謝曰。如此重恩。莫知所報。願世世傳頌功德。各老曰。爾勿我頌。是卽報我矣。聖人爲主行隱德。懼得影報如此。凡施恩宜先去傲。勿以惡情服德服。如富人見人求彼。

輒動傲心。或自尊而喜人乞憐。或自重而令人久伺。或以物與人而睥睨視之。目若無人。漫不加意。凡此皆傲徵也。致爲德累。惟以謙心行仁德者。最愜主心。蓋所與之物。原非我物。如以管吸水灌物。自我吸之。非我水也。人之施財。卽入爲出。原非我財。又何傲乎。

凡濟貧乏。不宜分品類。曰不分世物之貴賤而並照。兩不分善惡人之田而並濡。我施人奈何擇人乎。蓋施恩者。不須度彼之分量。第須滿己之分量。昔曆山王賞有功者。給食一郡。辭曰。王此恩過我分。王曰。不過我分。竟

與之。若王者可謂善與矣。

聖額我畧訓人行哀矜事有九要。一曰謙。視所與者非我物。且視受者。若實助我德焉。二曰真心爲主。不爲虛名。如此功屬天國。非復當世功矣。三曰發懽喜心。聖盎薄西何曰。欲行善事宜以喜行爲本。聖保祿曰。我願行則有報。強而後行何功乎。四曰欲行卽行。勿持兩可。人見父兄子弟有難。卽時救之。不能待。彼窮乏者皆同體。我見之何獨不然。聖亞吾斯丁曰。人欲曝日。不待求而出。物欲濡雨露。不待求而墜。凡物之于人。多有不求而

至者。豈人于人。而可俟其求乎。且求之而緩以應乎。五
日有倫有義。何時可行。何人宜先。何物爲當。神行在前。
身行在後。先者當先。次者當次。繇親及友。繇友及衆。各
依本願。遂之。六曰寬廣施。最忌吝。吝與仁反。聖保祿曰。
少種少收。經言曰。爾施時用度量。報時亦如之。欲獲厚
報。今何不厚施乎。七曰所施宜慎所從來。若攘物賑貧。
非功也。蓋物來非理。卽非爾物。須歸本主。奈何代彼施。
而竊爲己功乎。八曰先宜洗心。斯主欲爾獻。洗心者何。
心無罪慝。而獲存寵愛也。蓋罪慝爲主之仇。主仇未離。

我躬雖有微獻。安望其享乎。九曰。所與之物。用爾大願。消之。夫天國之價。至重至貴。爾所持物。毫末耳。爾願不到。縱萬鎰無益。若得爾願。全注之。杯水亦足。蓋施與之願。乃施德之本也。

聖亞吾斯丁曰。凡施與貧者。勿想所與。宜想所受。蓋所與之物。總繇土生。以之與人。是以土養土。以土補土。人身之根乃所受則非土。實萬物之尊高。天主之聖愛也。又設貧者對富者之言曰。我雖受爾物。我實爲爾恩主。蓋我受爾下土有價之賤物。天主定酬爾以天上無價之

寶福。

聖人若函

號爲金口

曰。天主造人。有富有貧。所爲者何。或曰。

爲貧造富。不如說爲富造貧。若無貧人。富者無從施德。徒擁朽腐。將何以贖其愆乎。又曰。人生勢分多變。難富易貧。先富後貧者。往往有之。若爾富時。不濟人之乏。當爾窮時。曷望濟于人乎。今何不以所需而推之于彼哉。

聖人雅谷默曰。富者宜涕泣。狼戾殷賑。慳不肯施。自生大患。蓋其財從辛力中蓄積。兼多不義。一旦敗壞。倉庾潰爛。金銀變色。蟲復嚙其衣。其告爾而爲爾不仁之

證者。卽蟲也。且末日得天主大怒。而代所積之財受罰。可弗涕歟。

耶穌勸人濟貧曰。爾等宜積其財而置之天上。盜不竊。蟲不啗。永久不壞。或問何能置之天上。主解之曰。凡施物與窮者。與施與我等。施貧宜爲主。勿爲名也。

聖嘉祿西稱卽府人家甚富。自幼喜施濟。及長登仕。兼有厚

祿。會本府有疫患。死者日衆。聖人憐之。捐俸濟焉。不足。繼以家資。鬻一莊。獲價四萬。隨手散盡。他日又散二萬。有奇。後并鬻衣裘。其救患之切如此。

聖巴奴非阿年久苦修。積多功行。一日求主曰。事主者衆矣。如我。可此誰歟。主命天神諭之曰。有伶人某。汝足比之。巴奴非阿卽往訪之曰。汝何業。答曰。予伶人也。曰。汝行有德義事乎。曰。我罪人也。嗜酒縱欲。何德可言。曰。勿諱也。請細核平生所作。良久曰。予昔年曾作盜。一日我伴虜一室女。將欲污之。予見而救止之。歸其女于本宅。又一日。遇一婦于林中。其容甚感。哭失聲。詢其故曰。予夫負債二百餘金。家貧莫償。債主送之獄。酷刑幾斃。近又拘去三子。復將逮我。我貧婦失夫與子。無所依賴。

不如死。逃伏此林。已三日不食矣。甯供猛獸啖。忍就債主辱乎。言甚哀。聞之惻然。因思救之。卽引之至寨。給以衣食。與金數百。令還其家。贖若夫及子。餘尚俾資其生焉。庶或有合于義乎。巴奴非阿曰。是矣。夫盜以殺害人爲本。矜乃能保人貞。濟人危。人火不熱。人水不濡。始異德。非恒德也。復謂伶人曰。爾此功。已在主前爲大獻。主享而報爾。更宜精心事主。以備爾終之大事。伶人如言。遂棄其樂器。隨巴奴。非阿修。後亦成聖。噫。伶人以行此二事。其功得與久修者比。矜憐之德。顧不重歟。

哀矜行誼卷之一終



哀矜行誼卷之二

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 著

星源後學

程廷瑞 潤

汪元泰 較

分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

聖人多瑪斯

聖學大師

曰。哀矜之行。皆以救他人之貧乏也。

然有爲肉軀所需者。故有分形與神各七端。

凡人保存肉軀。莫急于飲食。故第一曰。食飢者。第二曰。飲渴者。寒暑風雨甚苦。肉軀宜以衣以室庇之。故第三

曰衣裸者。第四曰舍旅者。疾病患難。人所時有。凡自召之災。意外之變。無不望救于人也。故第五曰顧病者。第六曰贖虜者。肉軀有生。必有死。死無所殯。倍爲慘傷。故第七曰葬死者。此七端者。皆屬于形。故稱形哀矜也。

凡人靈魂所乏。其在明悟司也。或暗蔽不通。則不能自取爲善之益。故首曰啟誨愚蒙。次曰以善勸人。其在愛欲司也。一有拂意之事。卽憂鬱恐怖。非寬解之。必不堪。故三曰慰憂者。人有過不自知。因而冥行取戾。我不喻之。省改。是坐視其陷于罪也。故四曰責有過失者。人或

以非理加我。或弱行而不能推情于我。均屬可矜。故五
曰。赦侮我者。六曰。恕人之弱行。若人生而艱難疾苦。及
墮三仇誘惑。死無所恃。或歸煉獄。其提拔赦宥。非吾主
不能。故曰。七爲生死者。祈天主。此七端者。皆屬于神。故
稱神哀矜也。

形之哀矜七端

一食饑者

人肉軀函有四情。熱冷乾濕是也。必四者和而肉軀始
安。因藉飯食。補其乾熱。則免飢。補其濕冷。則免渴。夫飢

之生有五。

此古加肋諸醫學大師之言。

一曰。人體百肢盡虛。無充之

使實。二曰。欲火內熾。無物供其銷鑠。自不覺以口腹爲

答。三曰。一身俱取給于飲食之府。所救者衆。中自漸詘

而竭。四曰。脾胃中有黃痰。能消一切諸物。久之外無所

進。則致內傷。五曰。臟腑以滋培爲本。一失其滋養之宜。

則吐納之宮亂。抑不但此也。肉體常動不靜。內勞其心。

外勞其形。勞久氣傷。呼多吸少。出多入少。凡此皆足以

耗吾之精。而損五之元者也。雖欲不飢。也得乎故飢之

徵。聲細。首顫。目眩。不辨色。久之面黃。皮枯。肉減。筋骨盡

露脉絡俱焦。五體羸弱。五司不行。外物侵擾。惴焉莫必。其命故餓死者。比他死更苦。彼死于火。死于水。死于刃。與死于猛獸等。皆不逾時。惟飢者奄奄餘息。延遲日久。苦極萬狀。甚可憐憫。古言飢者無所顧忌。不守規法。其狀可憎。又曰。飢無所不食。甚至或食人肉。不別長幼親疏。且并及所生之子。實可憎也。于此足徵飢之難忍。見者不得不爲動念矣。

人孰無心。凡遇飢者。憐恤而思救之。必也。然知當救。卽宜速救。勿待垂死。始與之食。垂死。則氣欲絕。一時不能

驟補其弱。故經曰。何哉。爾既有恤苦之心。乃遲遲其與也。又曰。主之所愛。便捷心是也。又曰。人以仁而哀人。憐人。速與之。則稱福神。何者。輟己食而急與乏者故。

衛生之事。莫急于飲食。自始生以迄老死。並不得絕。然亦有量數。多則過。少則不及。皆足致害。但多者。僅一樽節。卽免迷飲食之罪。少者。苦難自給。勢不得不仰給于富者。富者能急救之。以全其生命。仁莫大焉。天國路通地獄免墮矣。蓋仁者。延人生。與父母生人。其功相等。昔耶穌訓門人。以日後審判之事。曰。第一卽問爾等在

世曾食飢者否。言富人原非主財者。乃司財者。司財而私用之。罪也。蓋帑臣爲國守府。原以給所應需之人。今固閉之。主甯無問乎。

耶穌曰。爾等以食救貧人。其功與救我等。蓋天主以大愛生人。初不願其有死。今瀕死而致之生。主曷不喜乎。敬主以及僕。恒情類然。況人不但爲天主之僕。且爲天主之子。爲耶穌之兄若弟。忍慢視之。而不救其死耶。

聖經曰。凡汝從飢者之意。而滿其欲。必大黑中有大光生焉。

大黑喻本世行實。大光是天主聖寵。

此言能濟貧。必得主寵愛也。又

曰。分已食與飢者。若有求于主。必允之。

飢情爲盜賊之母。蓋人貧而乏食。或又不能爲傭。必仰資于富者。富者又不分其餘。則飢不能忍。勢必思亂而盜。盜則陷于刑辟矣。譬之猛獸腹餒。無從得食。出穴尋求。因墮机阱。然則盜賊之罪。豈非吝者致之哉。夫世人皆我兄弟。我自享肥甘耳。而忍使兄弟飢而爲盜爲僇。試一思之。能下咽乎。奈何不悔其吝之非歟。

經曰。時有一富人。獲麥甚多。廩不能容。思別作大廩貯之。又言我恃此可無憂。足食數年。諸費不乏矣。主聞之。

曰。噫。此狂人也。若今夜斷其命。所積之物。誰用乎。耶穌此言。蓋諭人宜賑飢濟窮。以立功天上耳。古今聖人。悉達此旨。奉而行之。不怠。今畧譯取吾主耶穌。及往聖行實數端。以爲世表。

耶穌在世。所行聖跡多端。于人無所不救。如命病者愈。卽愈。命死者生。卽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茲特舉食飢一端。一日偕宗徒郊行。至一曠野。從之者五千人。聽主講道。理優味永。樂而忘歸。越三日不食。主甚憫之。不待祈請。輒呼宗徒斐理伯曰。衆飢矣。何以食之。答以人衆

地曠無從市易。安德肋忽曰。此中有童子。攜得麵裹五枚。魚二尾。此外無有。耶穌乃仰謝罷。德肋即取此二物授宗徒。剖分而散之。隨散隨長。愈分愈多。眾悉飽飫。尚餘麵裹十二器焉。此蓋論人有當卽捨。勿俟彼求。雖少亦不宜吝。主有全能。能以爾至少。變爲至多也。

耶穌一再。以少食飽數千人而有餘。見者聞者。俱以爲大聖跡。驚嘆不已。聖亞吾斯丁因乘此儆人曰。人日見大主養萬民。而不以爲異。何哉。毋亦習視以爲常乎。

聖額我略記。賢士博泥發爵。年幼時。日入家廩中。取麥

數升施貧者。久而垂罄矣。一日其母入廩見之。自掌其面。大聲而哭。悲乏絕也。時博泥發爵以婉言安母心曰。吾母不煩過慮。徒悲無益。請出。兒視之。母出發爵入。真心求主。少頃。請母入。見廩麥加多于昔。母喜而自悔。知爲主之厚報也。因命其子自後廣行施捨。曰。一時來者。宜一時捨去。

聖若望者。上古全德聖教主也。愛主愛人。恒以濟窮爲務。故號好施者。一日在堂瞻禮。有一人來哀告曰。神父憐我。我昔富人也。多貲盡沒于盜。今甚飢寒。乞垂救我。

若望聞而憐之。卽語家幹取黃金十五斤給之。家幹以爲太多。僅給五斤去。是日有一富婆欲以多金獻主贖已罪。遣僕致金五百斤于若望。聖人瞻禮畢。閱金數。便呼家幹問曰。爾今日給與某人金如數否。對曰。然。聖人曰。未也。若是爾如我命而施十五斤。則此婆所獻主必一千五百斤。因覈籍實給幾何。僅五斤。聖人謂家幹曰。爾何詒我也。且命往詢婆元意如何。其婦自來對曰。我先手書一劄云。獻主金一千五百斤。置案上。迨遣發時。展先劄。沒却一千二字。因驚疑爲天主之意。故僅以

五百獻耳。言畢。家幹叩首服罪曰。主翁真得天主聖意。僕輩今始知濟貧之功果大。天主鑒享。又所捨之多。天主必以更多補之。自今敢不聽命。

伯多祿者。利未亞人也。富而甚吝。偶本府乞兒群曝日。各舉富室相問。某喜捨。某畧捨。求主報之。有一丐舉吝伯多祿之名。衆詈曰。生平不拔一毛。何足道哉。丐曰。我強得之。今往彼必與我衆尾之去。至門。伯多祿自外來。載有新造麵裹一駝。見丐者便發怒叱逐。丐者不去。再四求乞。伯多祿愈怒。欲加毆擊。而無挺。卽取一麵裹。遙

擲之。丐者急取以走。客者度不可追。曰。捨爾捨爾。眾丐共嗤笑焉。越二日。伯多祿忽大病。幾死。夢在一官長前。取其一生行實。衡之。魔鬼舉其惡行。寘左盤。天神舉其善行。寘右盤。右輕。天神念無可加者。俄而曰。曾強捨一麵裹矣。以寘右。卽平焉。天神謂之曰。爾非此裹。增重若干。黑鬼必械爾去矣。伯多祿驚醒。自忖夢中所見。曰。此非夢。實事也。我見魔鬼盡露我一生之惡行。而一麵裹。且以怒心捨之。猶足相抵。況真心捨之。焉得無大功乎。自後專以廣施爲務。至捨其身。此正耶穌所謂若爲主。

捨冷水一杯。必有其報者耶。

窮乏者之苦。并動野獸之心。古史載比則諾府。在意大利亞省

中。時有我多。各地蠻人入寇。攻劫甚慘。居民竄匿。一姪婦

走僻野避難。忽產子。以布裹之。因懼甚棄之而去。其子

呱呱啼。有野羊聞而來。見之。遂臥其旁。乳哺之。守而不

離。他獸來害。以角觸之。其子食乳。漸長大。能力復得與

人居焉。夫獸類非有仁心。又不知義理。率其蠢動之心。

尚施以乳哺之恩。乃人或見有委棄之子。不思收養之。

曾獸之弗若。哀哉。

或曰。丐子之命。非正命。不如死。與以飲食。非救其命。適長其苦。此非仁慈之言。凡吾人在世。苦難之類極多。窮者有飢渴之難。富者有飽滿之病。喜施則一時能療而疾。

一富人甚吝。歲凶。侵不久。人多飢死。乃曰。此窮人如鼠。徒食粟耳。竟忍斃之。以此得罪天主。主卽生大鼠無數。以害之。富者無計可避。乘舟渡河。移居小島中。群鼠亦卽浮河至島。噉其肉而死。至今相傳爲鼠島。在谷羅尼亞府。其罰其罪。適相稱焉。

或曰。不害貧者。卽不濟貧。何罪乎。耶穌闢而諭之曰。有甚富人。日設大宴。遇一極貧者。曰臘沙祿。身生毒瘡。無以療飢。乃伏其几下。伺食其餘。富者慢不與。又縱犬來舐其瘡。後臘沙祿死。天神護其靈魂。送亞巴郎胸懷中。古聖所及富者歿。魔鬼拉入地獄。受種種苦。忽舉目見臘沙祿。得受安息。呼曰。我父亞巴郎。憐恤我。請遣臘沙祿。以水濕小指。來涼我舌。亞巴郎應之曰。爾多受世福。臘沙祿多受世苦。爾向不肯與人。今誰肯與爾乎。觀此。而不知不濟貧之罪大矣。

聖亞吾斯丁曰。人宜想窮者。或從苦變樂。富者或以財變苦。或美衣化火。或饜飫變飢。皆其應得之分數。若衡平不爽也。主有言。爾以此量授。卽以此量受。彼亞巴郎不聽富者之求。報應如是。

二飲渴者

渴者何也。人之一身。全賴元氣充滿。元氣分爲二。一濕氣。一熱氣。二氣均調。乃無疾病。若熱多濕少。則濕爲熱所鑠。其急思潤濡之情曰渴。

養生之資。飲食爲要。故形哀矜。食飢爲首。飲渴次之。渴

之病與飢等。蓋飲與食相須。如鳥必二翅以飛。人必二足以行。缺一不可。試觀天下有生之物。非水滋潤無繇長養。昆蟲草木萬類皆然。况人乎。故造物者在在畀之以水。大而江海。小而泉竇。使諸物類資取不竭焉。又人有殊方。飲性不異。故凡水皆可療渴。無分山谷。一而已。天主愛人。無所不至。如療渴以水。此必用之法也。至有渴甚。一時乏水。無以自活者。天主每顯異蹟以救之。古有勇士桑筭者。當夏日偶遇敵。便以驢臉骨爲械。一日而勝千人。渴甚氣不能舒。乃祈主曰。我勝爾仇。今渴欲

死。請救我。少頃其所持驢骨大齒中有水涓涓流出。用解其渴。

聖人美瑟。嘗率天主所選衆民還本國行至沙磧之地。無水。衆渴甚。怨美瑟曰。何引我衆至此絕地乎。美瑟乃虔心求主。主諭之曰。用爾杖擊某石當得水。美瑟如命。果有水從中湧出。衆及隨行諸畜盡足飲焉。

凡人有大功德。當報無疑。若水則在在皆有。渴時可以自給。乃與人飲者。何足言功。亦論報乎。曰。不然。耶穌有云。如爾等飲渴者水一勺。天上必報爾。蓋施捨不論物

之貴賤。惟在我所以施之之心。又在彼所以受之之實。我爲主而濟其渴。彼得水以全其生。一勺雖微。功亦甚鉅。何得無報哉。

洪水以前。人食土產自然之物。其解渴者。獨水而已。後乃巧爲飲食之制。并有釀酒法。初用葡萄。漸及多類。諸方不同。至其功效。能補元初之濕氣。一也。又地寒處宜用酒。猶熱處宜用水。然經曰。酒能生人心之樂。蓋酒能補血。血爲一身之車。血多則體暢。暢則樂矣。然過其量。亦能殺人。酒之爲用。自有本論。但舉有無相通。是亦飲

渴者之一端。

耶穌在世。第一聖跡。爲以水變酒。時有姻戚。以婚禮宴耶穌與聖母。及其門徒。席半酒盡。無處可沽。主人甚愧。密告聖母。知爲矜憐之母聖母求濟于耶穌。旋囑其姻之僕曰。須順耶穌之命。知有全能耶穌命設數甕。滿注水。卽令司席者嘗之。甘美異常。酒衆駭愕。因是知用水變酒。大顯靈異。其謝主恩。益加崇信焉。蓋吾主所行聖蹟。不惟救人之命。兼亦救人之名。有如此者。

耶穌升天後。諸聖憐民。疾苦求以水變酒者。恒有之。如

聖多明我。感德無比。從之者衆。一日將食無酒。

本方冷飲水傷

人故每食須酒。以其全信。仰祈于主。足充衆用。此聖人爲人祈

求之一端。亦足徵飲渴者之有功也。

天主欲顯飲渴者之有功。每因聖人之信德。或使所施

不匱。或默變少爲多。聖伯多祿達米盎記。有一教主渴

甚。命僕進酒。

本方無茶亦不飲湯但以酒解渴

時值酒罄。不滿爵。主將

飲。而門外忽有乞人呼渴甚哀。主聞之曰。我旣以渴爲

苦。彼甯與我異乎。因思曰。愛人如己。乃主之命。我自飲

之非仁也。命以酒與乞者。而已渴轉甚。計無所施。冀主

或見憐。復問尚有酒否。僕曰。無有。曰。試再視之。僕實知其無有。不欲去。第恐主怒。勉一往觀。而酒已盈尊矣。喜而復命。其謝大主之恩。因相勸以賑窮爲急。蓋爲主好施。主必補其所乏焉。

得巴衣達古有依臘利益者。大德聖人也。從學者衆。夏月偕門人至村中。衆渴。聖人詣一友家。求葡萄解渴。主人以人衆。恐食罄。無以釀酒。辭焉。聖人別詣一友求之。友家視前友較貧。而其人樂施。見聖人與其徒至。甚喜。請入園。任採掇焉。衆渴得解。聖人感其仁愛。先謝是友。

後求大主加報。是友當釀酒時。所獲葡萄。四倍往歲。而前客者所收較減。耶穌常曰。爾與窮者。別有與者與爾。此類是也。

福冷多。

府名在意大利亞省中。

教主博尼法爵者。務施予。所有諸

物。惟以濟貧。有一小圃。植葡萄。偶爲冰雹所損。餘者無幾。當垂熟時。法爵命從人多設酒器以待。從人私議其迂。勉遵主命。及葡萄熟。法爵密命其姪壓酒。所得甚少。卽于諸器中。各寘少許。呼貧人分飲之。殊不乏。次閉酒庫門。虔祈大主以濟貧人。三日後啟門視之。則酒盈諸

器矣。聖額我畧詳記之曰。聖人信主。其功與價皆相稱。價大主所酌也。蓋人果誠心敬主。有實行。則主恩與人相爭勝。爭勝自能勝人矣。

審判日。天主問曰。爾在世曾飲渴者乎。又斷罪之言曰。

爾等距我。今往就彼永火中。乃天主所造永苦之處。以罰魔鬼及惡魂者。蓋

以爾等在世。我渴而不我飲故也。所施與貧人與主自受等。

耶穌嘗就貧富人評曰。富者降地獄。貧者升天堂。天地獄之苦。莫甚于渴。故富者求亞巴郎命臘沙祿。以一指水爲涼其舌。蓋大渴難堪也。或問富者在地獄。其苦曷

獨渴爲慘。曰。緣彼在世。縱酒無度。曾不以一滴施貧。故報以地獄之苦。適準其罪耳。

三衣裸者

人生需飲需食。與禽獸具。生覺魂者無異。其所以異者。惟有靈魂耳。靈魂體近天神。具有主像。在肉軀中。實爲之主。其體爲尊。不欲受肉身之褻。必加掩覆。以免詬辱。故須衣以蔽之。

造物主始造人祖。亞當。厄襪二人。付以良心。欲其肉身順靈魂之命。享天堂自然之樂。時雖無衣。不覺爲裸。如

始孩然。乃二人叛主之命。于是奪其初心。罰以諸苦。二人當卽知罪痛悔。并以裸體爲羞。匿深林中。綴緝木葉爲衣。用掩其體。主憫之。卽以二羊裘畀之。俾作模。此製衣之始。卽衣裸之始。後世聖人。因取則立功焉。

或問造物主生禽獸。各界之羽毛爲衣。以蔽其身。生水族。亦畀之鱗甲。使能禦患。甚至樹木。亦有厚薄二皮。以禦風霜。何獨于人反赤身而生。寒暑風雨無所不畏。豈主愛人。反出諸物下乎。曰。禽獸蟲魚等類。不靈之物。故用羽鱗甲足衛其身。人則賦以靈魂。必能自作庇護。故

雖罰以諸苦。却令其製衣以飾備也。抑衣有二用。一以掩形。一以禦患。且麻縷絲絮皆衣之質。主實生之。何謂主于人。不加愛乎。

或曰。人之身緣家居厚養。以致脆弱。故不生毛。若生在僻野之地。則亦生毛。昔加利亞國有熊攫一女孩入窟中。不加傷害。日以果餅諸物食之。女在窟久。其父母以爲遭虎狼食矣。一日有獵人遇熊。追至窟。殺之。入窟見女。遍身生毛。初以爲異獸也。及聞其語。始信是人。乃知身惟有毛。始能當寒暑諸患。使人不以安養弱其質。天

主亦必令生毛以補其缺。決不使其無庇而就死矣。

或曰。生人原爲事主。然無患難。不知求主。煉罪立功。故天主畀以諸苦。寒暑其一也。然又生諸種草木。繭絲。獸皮。鳥羽等類。以供成服之用。不至乏絕。是雖畀之苦患。仍加以仁愛。惟令從勤勞中得之耳。但上古衣制質樸。後世用之過中。漸趨淫巧。則非大主賜衣之元意矣。寒氣爲天災之一。與人生命爲讐。蓋人以元火保其生。遇冷徹膚滅火。生氣必斷。試觀冬月苦寒。草木枯槁。惟賴煖氣在中。故遇春卽發。不則竟死矣。人無衣則不耐。

寒冷手足僵頑五體顫縮膚草不澤血脉不流面見黑色種種苦狀莫可名言仁人見之能弗動念思拯救之乎。

馬耳丁年十八遇冬月甚寒

本地向北

見一裸者乞衣久之

不獲垂死耳丁心動而身無餘衣遂割身上衣半給裸者半留蔽身畧不懼寒見者或嗤其愚乃天主實歆享之至夜耳丁夢耶穌衣所施半衣臨其前且謂天神偕來者言曰馬耳丁未入教時衣我此衣其功最大耳丁覺自思嚮者衣裸人蒙主鑒也乘此聖寵絕世精修終

成聖考。

聖若望好施者。常想裸者之苦。所用衣衾。自甘粗惡。不求精美。有客見之。捐多金製衾襪贈焉。若望念其情切。不能却。及夜就寢。輒嘆曰。契利斯督之兄弟。多有以無衾死者。有衾單難以禦寒者。而我獲溫暖。又多枵腹受凍者。而我獲醉飽。又多奔走道塗。棲止霜露者。而我獲家居安枕。主佑至矣。忍獨享此。不推以與人乎。因是竟夕不寐。思售此以濟貧乏。令均沾賜者之惠也。次日鬻諸市。原主見之。償以值。仍以衾襪歸若望。若望不忍負。

初意再鬻之。原主再償。再歸之。如是者三。若望謂其人曰。我鬻以濟貧。爾仍易以與我。彼此授受。誰先倦乎。俱宜謝主。蓋此有三益焉。一爾富而立功。二彼貧者獲濟。三我于中喜其意之德行。總非主愛不及此。噫。聖人心想裸人之苦。卽不敢自享精美。倘實見其形。聞其聲。其哀憫當何如。故聖人慈心如蠟。日照之卽柔也。

伯多祿富而好施。嘗遇一泛海人。舟覆。赤身出水。向多祿乞衣。多祿憐之。卽解裏衣授焉。貧者以衣美過分。不敢服。易諸市。伯多祿聞之以爲憂。掩戶而哭。曰。我罪我

罪。貧者不受我衣。是我恩未至也。及寐。耶穌顯以大光之容。呼其名曰。爾何哭。我受爾情。欲公于人。不肯自私耳。卽褰其外衣。露裏衣。曰。爾識此乎。我用我酬爾願。蓋我寒而爾衣我也。伯多祿驚覺。曰。據此。吾主恒居窮乏中。我必當其位乃可。因盡散家貲。以濟貧爲福。夫伯多祿以與人爲喜。又以人不用爲憂。乃今人既不樂與人。卽與人更喜其不受。何背馳甚耶。

聖經紀天主以洪水罰天下。止留諾厄及其妻。與三子三子婦于櫝中。以傳人類。厥後諾厄躬習農事。栽葡萄。

釀酒。一日醉臥。偶露其體。次子剛見之。笑而醜之。奔告其兄生及弟雅弗得。生與弗得深以爲恥。又懟剛之不愛其父也。取一大衣。逆行至父旁。掩之。後諾厄嗔剛弗敬。求主罰爲兄弟奴。喜生及雅弗得孝。求主加佑焉。錄此推之。凡遇裸者。豈可輕視。能解衣衣之。得無大報乎。衣裸者之用意有二。一免其外害。一免其內愧。所以修德之士。必飾威儀。不敢少露其內體。避人目未已。并避己目。以全羞惡之心也。自待旣爾。于人亦然。一遇裸者。當前卽以恥己之心。代爲之恥。能弗衣之乎。

聖童女意搦斯有惡人撓其貞不遂乃強剝其衣置衆前辱之意搦斯慚欲死求主收其靈魂忽長髮數尺圍繞其身以當衣蓋天主憐其貞德顯此異蹟救之也然此固秉貞之效亦衣裸者之意

凡人視此身宜若恒在天主臺前不敢裸露古聖亞滿行路及河無舟梁可渡度必解下衣而涉慮其友見之請別去而後渡友既去猶不敢解恐遠人及禽獸見之蓋其心恒如對主不欲喪其威儀遲疑不果主乃命天神渡之不濡其衣卽是可知見裸者當衣之

四顧病者

病者。人類原祖罪根之蔓也。大主造人。本欲貽以永安。惟原祖初享安佚。而卽叛主命。故諸患蔓焉。病其一也。此患不分貴富賤貧皆有之。自幼而壯。而老。初未成一病局。以故人生時。墮地卽哭。異乎他生。以他生病少。惟人病多。蓋人有七情。較他生易至失調。兼以四行所結。或有偏毗。寒暑飢渴。內外相侵。雖欲不病不得耳。

病者之狀不一。或熱而煩。或寒而顫。或無力而疲。或不喜飲食。厭人言語。種種苦趣。是爲形病。形旣受病。并病

其神。經曰。肉軀損動靈魂。蓋靈魂之役身。如工人之運器。工與器恒相須。器不利。雖良工亦拙。以故人病時。靈魂多不克自主。縱邪情而拂正理。不得稱全人。半似之耳。可不哀憫顧視乎。

造物主之于人。既以痛苦其身。而猶加矜憫。欲全之。乃生草木金石之類。可爲藥。以資療治。是非憐人之弱。而預設此救生之備哉。

耶穌居世。廣行聖蹟。而救病者居多。殆爲人立顧病之表。世人雖無殊能異德。然知藥可療病。或濟病者以財。

資其藥餌。或自知醫。察其證而投之劑。皆仁事也。若財與術兩無可施。則扶之以心與力。或爲之祈求主佑。亦良心不容已之驗耳。西國多有醫士。自顧貧人之病。而白施之藥者。

古西王德呵多。成有聖德。其后德亦如之。謀以救病施惠。因構一大院。召病人居焉。延醫療治。時躬往視之。兼給以衣食。嘗曰。我王治國。我以救病。求主保國。又曰。我王以政保民命。我惠病者。獨非甦民命乎。又云。耶穌定審判時。語其一日。我病時。爾曾顧我否乎。蓋主視世人。

病猶已病也。且我獲居王宮。荷主殊佑。無以酌主。惟爲主愛民。以尊而甘服卑役。庶少盡萬一乎。仁哉。后也。無愧國母矣。

憐病心。不獨人類有之。禽獸中亦然。嘉納達

上世有曰學之士

昔有人家畜二犬。一偶傷其股。自舐不及。悲號欲死。一代之舐。且啣食遺之。又一鸛老不能飛。其子啣食投之。嗚呼。禽獸無知。尚相憫相顧若此。乃人漠不顧其兄若弟之疾痛。曾犬鳥之不若乎。不仁者。曷不以禽獸爲師乎。

或曰。病者顧之宜矣。然或有膿血污穢。見卽嘔心。頗難
密近者。將若何。曰。未可置也。蓋以所需藥食遺之。然全
德之人。視病者重。則自視輕。于人之污穢。若已有之。畧
不介意。古聖多有然者。如聖女嘉達利納。以視病爲功。
或爲去其污。或爲滌其器。甚自愉快。一日遇一病者。遍
體膿腐。初見而嘔。旋卽自悔。切近其身。且舌舐其瘡。天
主乃重加以聖愛。蓋病者愈重。我顧之功亦愈大也。

意諾會德

同名第九教王

遇道旁一癩者。實吾主化見也。臭穢

不堪。竟攜之歸。其臥一榻。夜半忽不見。遍索弗獲。意諾

曾德戚然謂若人之不告而去也。旣而悟曰。或吾主試
吾乎。馬弟畧亦嘗遇一癩者。臥草間。解已衣衣之。負以
歸。抵家呼其侶啟門。甫置病者于地。而容已變矣。乃見
耶穌像。且呼其名。謂之曰。爾今不我拒。我天國中亦不
爾拒。言訖不見。友啟門問曰。病者何在。弟畧曰。我早識
之。不令去矣。然則疲癯殘疾之中。或大主在焉。何客一
往顧乎。

古德士問曰。持齋大功。視病亦大功也。倘一時不能兼
行。如之何。曰。視病者半日。雖絕食六日。功弗敵也。何者。

視一病謙德信德愛德克己之德畢具焉。匪直如富者以餘財施濟而已。故主有曰爾輩中長者亦宜如卑者之承事人。蓋言視病之功甚大。

或曰病多有傳染者。倘以視病染病。反成兩損。一則不能救彼。一則我待救于人。不如遙以藥餌遺之。何如。曰視病有二勢。有屬本分當視者。有不屬本分當視者。本分當視。不得不視。不屬本分當視。而我視之。功德更大。蓋止知救人。自忘其軀故也。

聖嘉祿主教于米蘭府時。百姓罹疫。死者日數千。聖人

先爲求主。次散多資。并鬻衣衾以濟療之。仍躬自省視病者。以良言解其愠。不分貴賤也。或諫且宜避患全身。以待大用。恐染疾爲害。曰。吾主設真假之喻。有曰。如牧羊然。眞牧其羊者。雖死不懼。假者一遇虎狼。輒棄羊而走。我位居民上。如群羊之牧。乃當民病苦。遽欲遠之。我豈其假者乎。又曰。使我居上。先有怖心。彼在下者。必更怖矣。凡此病者。救護無人。命不幾泯乎。又謂其童僕曰。爾環侍我。勿怖死。宜怖獲罪天主。先自悔解。乃能隨我。聖人之行類如此。故西國會士。多以視病者爲本職。且

暮行之罔懈焉。

有一篤修聖人。專以視病立功。一日天主命往某府。聖人唯命往。將入城。見一病者。周身膿血。污穢特甚。聖人就其側。以經言寬慰之。且勤事。累日不倦。病者謝曰。我病乃主賜。今蒙爾顧恤。減我痛苦。主將減我功。奈何。聖人曰。非也。主引我視爾。以滿我功。彼此遞以仁言往復。旣而病者將死。謝聖人之德。及死。聖人求主。見病者靈魂何如。忽聞天邊有聲曰。可愛者來前。聖人仰視之。乃病者指五體而謝曰。予日謝爾。不見世間惡色。予耳謝。

爾不聽世間淫聲。予鼻謝爾。不嗅世間濁香。予口謝爾。不嘗世間粗味。予舌謝爾。所談天國真言。予已受世苦之報矣。繇此觀之。病者自當堅忍。見病者不可不顧恤也。

聖葆祿曰。我視病者。如已有病。蓋病者有飢渴寒熱之苦。悉不自解。我必視爲己病。乃得時其緩急而調劑之。庶保其命也。

歐邏巴大州府縣。各設有養病院。規制不一。今止就一米蘭府言之。其院建自本王。歲捐帑金十餘萬。選本府

之貴而賢者。迭掌其事。院分爲六。其一。其二。凡貧家幼孩。父母不能養者。收入院。覓乳媪哺之。至五六歲。男女各居一院。男爲延師習書習讀。或習技藝。及成人。聽出院。女亦習女工。年及笄。具奩資嫁之。其三。專養癩病人。慮其傳染。不與他疾者同居。其四。養不治之病。如癩瘋癩瘕等。其五。養癩狂難治之病。其六。養傷寒瘧痢等病。已上六院。俱有大屋宇。分別男女。各有服役人。又令名醫專視藥物。一切飲食衣服寢處之資。無不備具。又命人巡防外侮。又命人司講論。以開慰久病者之心。病愈。

聽還家。死則有公塋瘞之。又有貴室大家病者。不便到院。則別設一院。多集醫士。病則往視。仍于本院發藥。所需食物之類。遣人遺之。此六者。各爲公院。此外又有養老院。舍旅院。及安補院。凡人非全得元力。不能作工。而又非病比。故特安養以補之。其九種外。尚有多院。皆以行十四端之功。各有資俸。設官司之。總皆愛人如己。教中一大事云。

五舍旅者

古昔人類未蕃。無城郭宮室。乃巢居穴處。如鳥獸然。厥後生齒漸稠。智巧漸發。彼此合生。合生者。人與人喜相合。以有生。他類不然。

與聚與處。始結茅爲廬。浸假而有宮室城郭。又爲舟車以通往來。舍旅之義自此始。夫鳥之有巢也。不相假借。人則不然。我安寢則不忍彼之露處。故西國多設候館。以舍旅客。且時其飲食。禦其仇侮。愛敬不少懈。蓋彼遠來。以信心寄我。我何忍以不信待之。

旅者不一。約言之有四。或周流四方傳教。或苦修避家贖罪。或爲喪家而游食。或因遭害而避仇。皆旅也。旅雖異等。而舍者之心。總以慈愛爲本。初無分別。至爲教而旅者。尤不得不舍。蓋彼爲主棄家而來。指我天路。有大

利益。我何敢拒却之。

主有言曰。舍我舍我。又云。審判之日。問曰。我在世。爾曾舍我否。此明言世間道路之人皆我也。世有旅者而不舍。是卽不舍主也。可不思與。

聖祖亞巴郎。一日偶游于門。見三人過其前。皇皇若奔宿者。覺非土著。卽迎而止之。宿。親爲盥濯手足。具酒食。供帳。情甚款洽。無異骨肉。及其去也。又不忍遽別。遠送之。忽不見。蓋天神也。惟巴郎有謙德。愛德備多美好。故主重報之。令天神顯跡若此。

聖亞吾斯丁曰。爾以世間舍人。而收天國上報。若白

大古

聖人。審自己行實曰。我門外無旅人。及行路人。我門恒不掩。

聖額我畧有全德。衆推爲教王。生平以舍旅爲事。日養十二人。寢食與其。且躬親服役之事。手汲水以奉盥。一日持瓶汲水。將與某人。忽不見。索之弗獲。至夕。主見謂曰。爾向舍我兄弟。今則舍我。又一日。聖人命食旅者如恒數。入室數之。得十三。呼從人問之曰。何爲羸一。答曰。無之。蓋從者止見十二。聖人獨見十三也。食畢。十二人

悉去。獨一人留。聖人請其姓名。曰。我名不能言。但天主嘗受爾愛。命我試爾。主曰。爾與及我之下役。卽見與我。耶穌復生之本日。有二門人出城。往額馬吳斯途次。互問。向來耶穌事行。耶穌卽變容隨其後。至逆旅。二人不知爲誰。但以愛情招之同宿。主如不安狀。欲行。兩人強之同席而食。主因其仁愛。于食時。許彼識認是本師耶穌。二人大喜。方欲頂禮。忽不見。或解曰。二門人非全信耶穌者。特因舍旅之功。主開其心。許一見耳。

物擲濟亞府。一顯者家甚富。一夕將就寢。聞空中有聲。

曰爾在此安逸乃我所愛人于彼露處爾忍乎顯者遽呼從人攜灯往索之見一人臥地則意納爵聖人也請入其家備食飲舍之

上古德巴省

西國

有阿世利谷府其民皆認主多修道行

德其官亦榜示曰有貧人自外來者居民見之宜卽引

至家供飲食舍止之時巴臘弟阿

古吏氏

偕友六人至其

地衆人爭留宿吏因嘆美之曰此府殆天國之影乎相親相愛若此非世情比也

聖測薄弱爲教主多德行更以舍旅爲樂一日我多

各地

人攻其地。有敗兵走入其家。測薄弱舍而藏之。我多人追及。搜之不獲。訴于王。多弟臘。王怒。逮測薄弱。置曠遠中。縱數熊食之。一熊大且猛。至測薄弱前。馴伏如小犬。以舌舐其足。衆見之。驚曰。此大德聖人也。猛獸且順之。豈人更猛于獸乎。王見之。亦易怒爲愛矣。此舍旅顯報之一徵也。故家有旅客。宜珍護之。慎勿輕視焉。

六贖虜者

凡人情恒欲自爲主。若此身不得自主。卽憂鬱憤懣。萬苦齊集矣。蓋人身有形有神。神惟自受縛于理與欲。初

不授人以柄。行止繇我。人不得強之。若形則受人制縛。他人得而強之。愛惡相左。并靈魂不得自繇。于此可想。被虜之苦。蓋人爲主。而我不能自主。動有顧忌限制。或見善而弗克爲。或思親而弗克事。或遭疾而不獲安養。或疲勞而不獲休息。衣食生死惟命。如鳥在樊。如獸在檻。可不哀歟。

虜有二。一爲潰師見執。一爲犯法被收。二者情雖不同。苦則無異。西國語曰。虜者非生人。乃死人。蓋死者委形于地。不能自主。虜者委形于人。亦實如是。故贖虜之恩。

與再生等。

贖虜之功。耶穌爲首。蓋人類因有原罪。爲魔之奴。而墮其誘惑。沉淪莫返。天主憫之。因降生而贖人罪。使復還正道焉。有本論且其所贖者非一人。其所爲贖者。又非直金幣等物。乃卽贖以其身。非首功乎。凡今之人。宜體其情。謝其恩。循其跡。

天主降生後四百二十七年。諾臘府有聖人保利諾者。爲主教會海盜入寇。搶掠財物。人民被虜。保利諾捐貲贖衆。至盡傾其家。西賊虜去人。因其人高下爲質。得金而還之。後有一嫠婦

幼子被虜。泣訴求救。利諾曰。我今貧矣。僅有一物。卽我身也。汝偕我往。當指我言曰。此我奴。以贖子。嫫以爲戲。笑曰。求爲主救我兒。曷戲乎。利諾自度有口才。曰。我正言。非戲也。汝行勿疑。卽偕渡海。抵利未亞國。見彼王之嫫。卽嫫子之主。婦蹠而泣曰。老婦貧寡。僅此幼子。望憐而歸我。王嫫不顧。婦指利諾曰。願以此奴易。王嫫見利諾儀度甚偉。乃問汝何能。曰。善灌園。王嫫喜。遂釋嫫子。而命利諾灌園。利諾入園。若素習者。王嫫遊觀。呼與語。大悅。因時時顧問。以資裨益。一日與王嫫論本國事。言

及王筭將促。婿遽語王。王遂願見。婿因囑利諾曰。子侍王食。爾持蔬果進。利諾如命。王見。輒勃然體顫。謂婿曰。子昨夢爲罪人。讞于官。今園夫貌。與夢中官相肖。可問彼爲誰。恐非常人。婿問之。利諾曰。子爲人奴。爲主母易子耳。婿又問。其先爲何如人。須明言勿隱。強之再三。利諾不得已。言曰。予曾叨授本府教主。王婿聞而驚畏。曰。今將歸汝。惟汝願。不汝吝也。利諾曰。某無他願。某之來。爲贖幼子耳。今求盡歸本府之被虜者。婿言于王。王許之。乃召先所虜諾臘府千餘人俱來。給以餼糧。令偕利

諾歸。歡聲動地。未幾王薨。如其言。咸稱利諾大聖焉。噫。利諾真所謂愛人如己者也。不惜以其身爲人奴。而贖還千餘人。豈非順導天主之路者乎。其德其仁。世罕及焉。

人無有不願自爲主者。古語云。自爲主之能。萬物無以尚。夫鳥之在樊也。飲啄非乏。特不能自主。故時思颺去。人之被虜亦然。西國有仁會。願以行乞積金。備贖虜者。此功最大。蓋非特出一人于陷阱。且獲歸而滿父母兄弟夫婦一家之願望。非大功歟。

或曰。虜于敵者。非罪也。繫于官。則其罪矣。亦須贖乎。曰。不然。是或有司讞者。闇于識。而誤繫之。或爲有力者所傾陷。或窮而無保主相明。不能解脫。西國刑制。月命官一省獄。詳其犯罪之故。有保主代應。或明其事。卽釋之。若未可釋者。則給以食。嘗有一婦在獄。罪當飢死。其女來省。法不聽通飲食。女潛以已乳食之。獄吏見之。告讞者。讞者義而憐之。竟釋焉。

七葬死者

死乃人之終也。肉身與靈魂合而爲人。靈魂附肉身中。

故能運動能生長。能有一切世間功名財物靈魂既去。則諸事盡歸烏有。卽此軀殼委地不能自保。惟賴他人葬之而已。聖亞吾斯丁曰。尸者無魂之身。是人非人。推之不動。呼之不聞。惟人所置。凡生而罹諸苦者。能求人救。死則不復能求救。更可哀矣。得無惻然乎。

古今惟葬禮爲重。西國名之爲後禮。

人未之禮。親禮之禮。親義

禮。

五倫。西俗以墨色爲憂爲弔。

天下萬國俱以葬死爲行慈

之路。于人世爲大德。于主臺前爲大功。故聖人多有廣行此願者。

古聖多比亞如德亞國人也。早年受誠行仁。會敵國來攻。俘虜多衆。比亞與焉。至其國行善如初。恒以所得物分惠同虜者。且以忠善相勸。彼國王聞而愛之。厚加賞賚。任所之弗問。比亞因得環遊。廣行化導。一日至臘厄斯府。遇其戚屬加白祿。貧甚。贈以多金。不收其券。國王歿。新王不喜如德亞人。比亞每慰勉其人。且賑卹之。勤施不倦。時新王復攻如德亞國。不克。益憎向所虜人。橫殺無算。比亞恒取葬之。王聞而怒。命殺多比亞。沒其家。比亞挈妻子亡去。及王沒。王子嗣立。慕多比亞。召之。復

其家比亞不背初志。行仁益力。一日與知己宴會。席半聞路有同鄉人未葬者。卽離席往負尸瘞之。親友諫曰。昔爲此幾不免。今仍踵覆轍。比亞曰。予惟遵天主命。此外無所顧惜。忽一日倦寢。燕矢墜其目中。遂瞽。絕無愠意。親友謂之曰。爾目若何。葬死何益乎。多比亞曰。予所望者非世福。凡主有命。惟順承之。卽今瞽。莫非主賜耳。然已雖能忍。恐世人莫喻。乃默求主曰。爾眞仁者眞義者。今盍我救。卽我獲罪。望爾爲爾赦我。許我自贖。天主乃遣天神。假人像療其目。多比亞欲酌之。天神曰。爾

惟謝主。讚頌主。世主之美宜秘。天主之美宜傳。凡積哀矜之功。絕勝于積財也。爾多功行。我爲賁送天主臺前。欲煉爾成全德。爾果能忍。主命我療爾。今反天國矣。多比亞聞言。益加敬而懋修。

或問葬死之功。何以大。曰。死者不保其旣冷之身。或委草莽。或投溝壑。或鳥啄。或蠅嘬。俱不可知。而我收而葬之。得遠諸害。以全其軀。功豈小乎。且救死與救生大異者二。一。無所望報。如食飢衣裸。諸功。或望其人轉能德我。死則不知所報矣。一。視人死。因自忖其身之死。會見

有尸腐不生蟲者乎。則我身亦一蟲囊耳。何忍坐視其尸之暴露。不一爲之所哉。

聖薄爾日亞衣西巴泥亞國大臣也。奉王命護送國后

喪至其墓。至日以后。尸付司墓者。而與衆開其棺。

此地

尸送至彼地或

開棺以看驗臭腐可憎。不敢正視。既殯。復命。乃因國

后。今昔殊異。而生感慨。旋憶聖經。比人如花。初時色香

可愛。頃焉變易。便令人惡矣。乃定志求永福。辭位。入真

修會。卒成聖德。其功非繇葬死而得乎。故曰葬死者。乃

善生之學。

葬死者之功非一端。凡人見屍。不得。不想及己。以壓其
傲心。蓋出乎土歸乎土。始終一土也。曷傲乎。經曰。人如
流水。逝而不返。暫寓世間。實非其家。又云。日落再出。身
落不再出。月失光。再生光。人身一失。永不生。直待審判
日。方曉然耳。存此諸念。最益身心。故古聖人多務行此
功。雖捐財輸力。甚而致命。所不辭也。

或問葬死雖有大功。但目無所遇。將何以行其志。曰。施
棺。施地。施衣。施財。無所不可。如不能行此數者。卽以己
身爲死者助力。或親送詣人瘞所。亦與有功焉。若又未

能則爲之誦經求主。救彼靈魂。其功一也。

葬死者之義。因性而行。自然之情也。或謂不然。則盍觀之蟻乎。蟻微蟲耳。群聚一壤。如民之合生。遇途死者。衆攢舉而移之穴。蓋以其穴爲墓。不欲暴之他所也。豈人不蟻若哉。

哀矜行誼卷之二終



哀矜行誼卷之三

極西耶穌會士羅雅谷 著

星源後學

程廷瑞 潤

汪元泰 較

神之哀矜七端

一啟誨愚蒙

愚蒙者。懵然無知之謂也。人所別于禽獸。惟在明晰義理。不則蠢然。與禽獸等耳。可弗哀矜。啟誨歟。

凡人肉身以食長。靈魂以學全。然飲食不待教而自能。

若學則未有不資啟誨者。亞里斯多曰。人初生如素簡。然初無色彩。一加繪飾。卽受而守之。又言。人如新陶器。不分何味。及辛苦酸鹹。一貯其中。亦受而守之。喻人生初無定品。惟經學習。遂一成不變耳。故誨蒙不可不端其始。

古語云。蒙者如金石之類。未成形質。無所施用。必加刻鏤磨琢。斯成有用之器。又曰。人生如木裁。不刪其旁枝。不溉其本根。何能成大木哉。

蒙與智反。智者足以自衛。蒙者待牖于人。昔知人某有

鄰寇焚其府。逃亡之民。皆以珍寶自隨。某獨罄身出。人曰。爾何不挾資以藩身乎。應之曰。予資盡攜之來矣。此言以智爲寶也。聖經曰。智者爲諸星之王。言其光明足照諸物。行無疑阻。愚者則如海水。隨風而波。又智者達權。愚者膠守。故曰。智者如牧。愚者如羊。言羊群無牧。不知其所歸遑矣。

凡人之學有二。一涉世之事。如文學技藝生計之類也。一超世之事。如辨晰人生之始末。及兩世之分善惡報之類也。不達乎此。皆謂之蒙。啟誨之者。或啟以世福。或

啟以天福。總之去其不知。使之知而已。經言爲人之罪。積于不知。蒙之所以堪憐也。啟蒙者。拔其罪根。樹之嘉種。故曰。父母至肉身。師友生靈性。靈魂主之所生。以必有教。始全其性。亦可謂生也。而神生之益。重于身生矣。

亞利斯多曰。凡欲全其本性。宜務學以求知。又曰。人何以謂之生。以其有知而能行耳。若昏昧無知。則必不能行。此與死者何異。古有言曰。人之全福。在周知萬物之理。蓋人性貴在能知能學。啟蒙者。變化其靈魂。使遠于禽獸之賤。而邇于天神之尊。益人甚大。豈僅與施濟貧

乏者。同日語哉。

啟誨愚蒙。亦必愚者。先自知其愚。以爲受教之地。亞利
斯多曰。智者無不願人知。然必能容吾教。教乃可入。不
則如病不服藥。良醫束手矣。夫蒙有善有頑。不識不知。
而願求知識者。善蒙也。既無知識。而復不求知識者。頑
蒙也。蒙而頑。何所施吾誨哉。頑蒙有十徵。一。玩弄世人
及世物。二。不待召集。好預人事。三。堅執己意。不移其說。
四。不度義理。率意躁行。五。心無羞恥。放言欺世。六。荒于
本業。喜聞外事。七。妬人行善。八。卑視修儒。九。恣欲違法。

十。自滿而驕。不問不學。此十徵。乃萬罪之根。自謂非蒙。而實蒙。有識者。尤當善致其啟誨焉。

賢師良友。欲啟迪愚蒙。必先居己以謙。自立儀表。後取切要之務。引古格言。及平易之語。以開迪其心。使吾言得入。不則身無謙德。我先受傲之蔽矣。何以起蒙者之信從乎。

啟蒙者。必以躬率。經記耶穌先行。後乃設教。正謂此也。立己于不善之地。而以善求人。是表不正而問影之邪也。庸有濟乎。

古云。凡人恩主有三。大主界我靈魂。父母生我肉身。師友開我蒙昧。備是三者。而我之生始全。蓋大主愛人。恒欲其受多福。父母愛子。恒欲其備多能。苟非師友教之。又何繇令其福與能。兩皆無缺哉。故古者稱師爲次父。或問啟蒙之道何先。古達肋得曰。認已是第一義。把臘多曰。認已爲萬知之元。教者先以此教。學者先以此學。蓋人不認已。則不知所以始。所以終。又烏能識造物真主所當欽崇。以伏傲行善。絕私所欲。而抱公所須者。故聖經教人多端。約之曰。認已認主。蓋認主。則達天地之

根源。洞群生之定分。善必有賞。惡必有罰。爲衆大父者。誰爲衆贖罪者。誰灼有定見。自無妄行。然非能認己。則必不能認主。信乎。啟蒙者。必以認己爲急也。

古曰。認己。大學也。學不認己。貪多務博。奚益之有。譬之徒行者。舍道路不視。或仰觀天文。旁睨卉木。冥思物情。泛役其神。因之失足。一蹶而仆。衆務并失矣。何如心先自顧乎。彼不認己而務博學。未有不失足以仆者也。

認己者。必知己之初根爲土。至賤也。自始胎以迄老死。總爲滿萬患之度。至苦也。遇善鮮能行。行亦易蹶。蹶復

難起。至弱也。且有多讐。爲身與神之賊。勢難捍禦。又如日輪遞換。易于變更。至危也。已實如是。可不認乎。

認己者。必知己爲天神之類。受善惡之永報。萬世不渝。又凡于己之性情欲惡。順理與否。皆洞然自知。不容自昧。故曰。認己爲行善之初末。昔聖奧吾斯丁求主七端。其一曰。吾主。認爾。認我。故凡教人者。當教以升天之路。認主高。認己卑。則必遜心求主。初守其誠。未受其福矣。聖弟阿尼曰。引人升天。偕主攜手。蓋其功最近主。得收上報也。耶穌升天時。命宗徒曰。爾輩徧走天下教人。宜

夏利行記 卷三
認我父罷德肋并所降之子耶穌契利斯多乃得永生。
又曰爾宜受我學乃我爲良心之謙爾輩效之神獲安
福。聖達味德求主曰。吾主教爾義我指愚人爾路愚者
必醒而順爾命。

啟蒙之故有三。其一由于性。如父之于子。兄之于弟。夫
之于婦。性不容已也。其二由于義。如師之于徒。義不容
辭也。此二者以上訓下。其聽受易。如失啟誨。主必罪之。
其三由于愛情之發。不必有父子兄弟夫婦之情。亦不
必有師徒之義。一見愚蒙。輒傾心啟迪之。其功爲大。如

聖意納爵創立修道之會。引人升天。以啟誨愚蒙爲首務。蓋聖人深知蒙昧之苦。故急欲通其所蔽也。

聖人愛人之心無已。有爲啟蒙而甘遲真福者。有爲啟蒙而舍安居者。更有不辭苦難。并隕其命以啟蒙者。聖馬耳丁將終。門人繞床而哭。曰。我父爾何去。我輩失所倚。爾所定之訓。我輩猶未習。居然蒙人。未達肯綮。我父盍憐之。稍遲遲以教我。聖人卽惻然求主曰。吾主。若此衆尚須我教。我何敢辭此勞。遽脫然以自便乎。夫聖人將離世以享真福。乃爲教人而甘遲之。非以啟蒙爲大功。

耶。

聖安當獨居避俗。全心事主。苦修多年。已獲世間真福。一日聞某府人惑于邪說。迷失正路。心乃惻然。輒不憚跋涉。往啟導之。雖棄其寧居。不惜也。

聖彭日亞名以引人升天爲務。被虜于白耳西國。王囚之囹圄。越二年。有羅馬史來見王。曾識彭日亞名。請釋之。王素奉異端。仇正教。乃曰。必毋率我國人奉耶穌教。乃可。羅馬史代許之。王輒釋日亞名。日亞名知史之代許也。不悅。曰。我所受之光。何得秘而不發于人。指知正教之妙

理。吾主付我以大寶。我掩藏地下。不廣其利可乎。

昔耶蘇訓

人行善曰。大主以性靈與人。如主人以財分給家僕。俾各貿易。乃有媮惰。閑置其財。主人必怒而罰之。人有學識。秘不教人。予不敢匿主教。不以啟人也。居其國一年。豈非罪乎。

傳教甚衆。王知之。大怒。復逮之。問曰。爾何背所許。而以爾教傳我民。對曰。今有人舍己物。而盜人物。則如之何。王曰。宜死。曰。固也。然則人何可舍真主。而事夫僭主者乎。予固因人之昧。而以正啟之。俾知天地真主。而昭事焉。蓋惟真主。能救人患。能贖人罪。所定賞罰不爽。若王民所事。皆同類已朽之人耳。救人贖人。及賞罰人。彼無

能爲力也。王聞益怒。竟殺之。嗟嗟。聖人爲教人。甘致其命。以行其愛。固如此。

凡自度不能教人。而轉屬他人教之。功亦無二。西國設有公書院。廣集師儒。以司教誨。皆有公田。以繕其師。并貧家就教之子弟。使勿以營生輟業也。其師位。必先擇智而賢者居之。非其人不入。恐悞衆也。

啟蒙之法有三。一端表。一著書。一講明。但身教。口教。功在一時。惟書教久。故古來聖人。多以著述爲啟蒙第一義。

二以善勸人

善者。人人同具之公理也。但俗情汨入本性。于是有意欲行善。而遲疑不決者。有淑慝不辨。闇于趨避者。其未繇自進于善。固非一塗。大都藉人勸誘。如暗室須燈。盲人須杖也。彼行善不決者。若得人鼓舞。鮮不躍然。趨避未明者。一得引導。亦不復迷阻矣。每見人有事後之悔。或自咎不聽善言。或追恨無以善言進者。洵乎勸誘之不容已也。故曰。良藥療人病。良言益人行。

勸善不惟益人。抑且益己。不觀流水之槽乎。水從槽流。

注于彼亦濡于此。善言出我之口。通彼之心。而我口所言。實我心所發。是因勸人。我亦并徹其理也。豈非彼此兩益乎。

古有靜修之士。名藉甚。偶中魔誘。不克制欲。反誠而入市。暮夜登途。行及曉。身倦求憇。時人慕其素行。一見請教。修士懼損其名也。遂莊語正道。以沃衆心。且謂魔誘須克制求勝。尋自反曰。我何誨人。不自悔。責人不自責乎。我言既軌于正。我行何自戾乎。因痛悔而返故地。以煉其罪。卒成聖德。此緣勸人而自醒悟。正彼此兩益之

謂也。

人之知有二。一關見聞。一關德行。如有人欲測海水多寡。此求知于無用。愚甚矣。卽仰窺七政。俯晰萬類。似或有用。然亦不過取資耳目。無補身心。我知之而彼不知。言可也。不言可也。惟是邪正兩立。善惡攸分。一或昏迷。身心齊化。此關係德行爲甚大。豈可聽人冥行而弗救乎。引而導之。在知者。斷不容辭矣。亞里斯多曰。勸者非定所向。而定至所向之路。人之所向。乃天上眞福。所謂勸者。惟引人獲此而已。

人生同類。初無岐向。而所入之途非一。蓋人之性情不同。勸者宜量人進言。如良醫因證投劑也。若執一方以療百病。未有能濟者。

勸善之法有五。一易行。一有益。一真實。一安穩。一適時。全此五者。可以勸矣。不則難行之言不從。無益之言眩聽。誕言浮。危言駭。過時之言莫挽。皆非所以勸也。勸者將求益于人也。苟無益。與其嘵嘵也。寧默。又勸者以信爲本。經曰。弓矢戈矛以殺。人其罪大而顯。以貳心勸人。殺雖隱。罪與同科。何者。一般身。一般神也。又曰。以媚言

僞言勸友。是網友也。魚鳥就網必斃。人聽媚言僞言必墮。

勸善之途有二。向惡者我勸之。俾遏惡而趨善。是以阻爲勸。向善者我勸之。使爲善而直詣其極。是以引爲勸。勸善之途又有二。一先自習而後以勸人。一或舉格言成語以勸。然以言者。不若以身者。更使人信從。蓋自習則難易甘苦。皆所素嘗。其所言必所能行。以身爲表。人易取法。若身先多習。則能言未必能行。雖屬格言。亦起人疑畏。而以吾言爲誕。弟子且或謗其師矣。

或問卑幼見長者所爲不善不敢顯勸可若何曰是有
多法可暗導而使之自喻蓋人雖不善未有不厭他人
之不善者如長者有謬行我既不敢顯勸則或佯踵其
謬使彼見而責我我迎机而自承且明其所以致謬之
故彼必反而自悟也又或不自承而卽以其謬反求指
示彼必自顧與其謬相類亦不自安無不幡然自新者
矣。

勸人爲善所以救人之神故有因人質所疑而正言剖
之使之趨避者亦有因其人素相善彼雖無疑問而我

窺見過端。卽委曲諭之。挽其不善。以歸善者。蓋愛情所發。惟知友之當救。吾實盡所以救之而已。至于言之所以投與否。皆非所計。要以吾言爲有益。必強之而行。卽有愼諫者。寧吾勸而彼不從。毋使彼過旣成。而怨吾之不諫也。

或曰。人不我問。我安用勸之。曰。勸者言下之物有二。一爲世俗事。一爲性分事。如商賈婚嫁功名等。皆世俗事也。是宜就事論理。彼未發問。聽其自擇。問而後答。可勿預言。至若是非一倒。永苦莫贖。此則關係性分。彼雖未

問而我自愛愛他。寧俟問然後言乎。

古有二友相得甚懽。日以諧謔遊閑爲事。其一偶蒙天主默照。遽自悔悟。痛哭一生罪愆。冀以苦行補其缺。因避入山。遇一深窟。遂伏處焉。默想生死大事。盡反素習。苦身克己。求進純德。誦祈不倦。如是者久之。其友未知之也。特以懽愛故。憶念不置。忽聞某山有道者。穴居年久。因訪至其地。村人不詳其姓字。第語以入穴之期。卽前失友時也。遂至窞口。窺之。果是。歎語道故。爲之暢然。道者乃言。世福皆虛。善惡之報不爽。我昔反主誠爲重。

罪人。今急求補過。猶恨其晚。子宜從我居此。其友曰。人世甚樂。揮金結友。相與爲娛。何事守此枯寂。爲請偕我歸。道者欲化彼。度難驟入。佯許之。卽命友覓梯而出。同行數里。忽沉吟嘆息。友問故。曰。我有多金貯窟中。忘攜出。友聞之喜。同返取金。至窟。道者曰。我久不行。今舉步便乏。不能勝。請爲我取之。友如言下。道者隨撒其梯。以大石塞窟口。語之曰。我久居此。賴主大力。得贖一生罪過。爾宜在此。痛悔前愆。防備死候。我在外餽而食。無虞也。其友初以爲戲。笑而求出。繼見爲真。怒而詈罵。道者

惟善言解之。日數過。既而曰。我甚愛爾。欲偕爾升天國。
沐主大恩。因勸爾不聽。故設策強爾入此。慎勿他想。當
安心求主。其友初不能堪。後不得已。勉效友言。漸嘗修
德之樂。大喜相謝。兩人皆成全德。多有聖蹟垂後。此強
勸人行善者也。

施弟亞國一道者。聞測利亞

地名

有獨修聖人。往訪之。既

至山中。無旅寓。僅一老者有別室。暫假之居。此老者亦
以學識自負。然久居此。而受業者無幾。道者始來數日。
鄉人服其教。求益者日衆。老者見而妬之。因命其徒請

客徙。徙受命往。知師言非義。自以意謂客曰。吾師恐長者旅況岑寂。特遣候。客感謝。復謂師曰。客求緩三日。當徙去。至期。老者又命徙促去。不則。將自逐。徙至客所。仍謂曰。吾師問長者有所需否。命致慇懃。客益感謝。徙復謂師曰。客求爲主。客過主曰。乃徙。越主曰。仍未去。老者怒甚。攜杖往逐之。徙曰。客見師怒必嗔。待某先往。往謂客曰。吾師甚愛慕長者。今來躬候。客喜出迎。望塵拜曰。向承眷注。又蒙寵臨。鄙人何德。當此恩遇。老者見其禮謙而言遜。驚悔前言。不勝惶懼。乃長跽請罪。客初不知。

益謙下。且酬謝不置。二人歎語移時。既別。老者詰其徒曰。前爾以我言致客否。對曰。未也。某念師言非義。不敢傳。因婉其辭以進。且道其詳。老者聽之下拜曰。爾我師也。我雖長于爾。顧無德。爾雖始學。實勝我。謝主大恩。我今爲爾弟子矣。據此善爲辭命。彌釁致和。其功非小。蓋不勸之勸。更深于勸善者也。

此徒以理度其師。當如是言。因借說否。則屬誑言。僞言。不能濟人德行之萬一。

有吳細濟諾者。爲教被難。弗克忍。將反教。聖未達耳。見之。大呼曰。吳細濟諾。爾昔療人病。今乃自傷乎。濟諾聽

之益加力忍苦卒致其命有司見之怒逮達耳備極諸苦達耳大喜爲勸其友不反教死無憾也亦殞命或問勸以救人身死何爲曰人之靈魂爲天下最貴我能救彼靈魂之永生何愛肉軀之暫死以鉄易金何不樂爲哉。

人有疑當質于人且聽人勸經曰凡事先議後行乃無悔又曰頻問多人行始有準多問者何蓋人各一才有知有不知惟徧質所疑不解于此必解于彼也又曰知者營事必決策于他人如醫師有疾必延他醫不自療

治。又如我有目。不能自見其面。必以他人爲之鑑。經曰。爾無倚自知。言人自知有限。行止之間。或從私意。而背義理。所傷實多。故宜諮求于人。樂聞勸戒也。

人有疑難。首當問主。蓋主甚愛人。且爲全知全能。必將啟我衷也。經曰。默中求主。以何所行。主必引之于所宜。次當問之聖人。智人。老人。蓋聖人自行善。必引我于善。智人識見精。必灼知我病而藥之。老人閱歷多。事之宜行與否。必能以所經之路示我也。古有言曰。知論義必高年。

古撒臘芒王崩。子羅薄央嗣位。甫登極。臣庶合請曰。先王賦重。願我王稍薄之。以寬民力。新王曰。後三日有成命。就老臣問曰。將若何。老臣對曰。王若從民願。稍減其賦。民必德王。王位乃定。王不悅。召幼臣問焉。幼臣對曰。王無徇民請。當應之曰。我新主。法當加嚴。父王責爾韋鞭。吾以鉄槌。父王所賦猶不足。我將倍焉。王如言命衆。衆叛。別立王曰。我等求爾不聽。今不爾求矣。噫。若羅薄央者。肯從老人言。寧至是乎。此解以善勸人。而并及之。欲聽言者。宜降心受勸焉。

三責有過失者

過失者。不諧于法之謂也。有二等。其一。知法而故反之。其二。不知法而冥背之。法亦有三等。一。出于本性自然。一。出于國紀當然。一。則出于天主之教誡。是三者皆人所宜遵。少有違錯。致害不淺。小則受世之暫苦。大則墮地獄之永殃。責之正所以救之矣。

不知而背法。如人醉時所爲也。然其初亦應知飲自有法。而縱飲至醉。是非明與法反爲罪之招乎。責之者。如初飲時。便須進規。勿俟其醉可也。

聖若望曰。人有言我實無過。乃自誣耳。人無從責焉。過
日以增矣。聖葆琛曰。我察我躬。卽不記有何過。然不敢
自謂無過。且更不敢自謂有功于主。蓋過與功。均非已
所得自定也。又曰。人身中有相反之愛欲。一屬形。一屬
神。神欲善。形欲惡。二欲恒相戰。欲期寡過。恃有責之者
存焉。

意撒意亞曰。衆人之首有病。衆人之心多懼。聖達味德

曰。雖好善行義之人。每日七仆。

喻差失之多也。

又曰。人皆變其

初。悉歸無用。眞實行善者無一人。古諸聖之言。蓋盡謂

人必不能無過也。有知識者可不責之善哉。

人生斯世。如卉樹在圃。遇春發生。萼葉忽值。蔓草壅之。蠹蟲蝕之。卽生意欲舒。不勤芟治。何繇暢茂乎。人之形神。亦時有生發。而過失叢焉。其所賴芟治之功。豈小哉。人之過。恒苦不自覺。故見過者宜責。受責者宜從。言卽逆耳。亦須勉承。乃能受益。如苦口藥。服之乃能療病。

凡人欲成己德。宜喜聽責我之言。蓋責我之言。洞曉我過。最爲真實。初非有恨于我也。色擲加曰。若爾喜聽責爾之言。必有喜責爾教爾者。撒臘茫曰。樂承人責者必

有令名。若有過而忌人責我。始雖掩覆。終必敗露。或承之羞矣。又曰。不喜受人責者。其人必不覺而死。謂靈魂既傷。與死無異。

凡人責我。不必問其人。但當受其責。虛心聽之。實心改之。隨責隨領焉。斯行善之士已。

責人之過甚難。意雖美。恒取捨于人。然而勿憚也。蓋仁者愛人如己。彼過卽我過。彼罪卽我罪。忍無言乎。至居人上以責下。乃分內事。更不容諉也。

聖額我畧記本宗一小兒。方五六歲。便學鄙語。及慢主

之言。且發虛誓。父溺愛之而不之責。一日兒疾。在父懷中。忽側身斜視。變色。父問故。曰。黑魔來擒我。乃連發妄語而死。額我畧曰。其父初聽兒邪語而不責。乃引其兒于地獄。又一人以作盜犯。就刑涕泣。言欲一見其母。母至就其耳。如密語狀。竟嚙其耳。曰。我幼時盜人小物。爾不責我。而反喜我。今至此。是爾縱之也。觀此。則知責過之恩。甚于生身。爲人父母者。尤不可不責其子。

聖葆琛教門人悌多曰。凡見人過。宜大言切責之。又謂弟未得阿曰。爾居民上。宜責民善救民過。然當發其不

忍之良。諭以易知之言。使其心與我孚。又直領我意。乃爲有功。

責人過失。以三德爲本。曰義。曰愛。曰慈。義者。理所當責之也。愛者。欲得彼知爲受益。而絕其疑。免其怨也。慈者。不爲苛求。但令能改而已。蓋責人過者。如治毒疽。欲散其毒。勢必割去腐敗。然必先用藥以舒其痛。乃可施刀砭收效焉。

古王達未德。偶見一美婦。以計殺其夫而奪之。蓋一時迷于私慾。而行兩背德之事。如瞽者之無所見焉。世間諸人

勿恃已爲有德蓋善可變而爲惡如達未德威德王也
尚行此不德事蓋天主加其功許其什而後起俾知人
行弱遇險宜避不宜近也達未德既迷卽覺以後常行
善功因得主赦所著歌詩甚多皆求主赦罪之詞也
聖人納旦聞而憐之因入朝言于王曰一富人欸客家
有群羊不用別取之貧家烹以享之彼貧者止此一羊
食其乳衣其毛恃以爲生竟奪于富者王何謂焉王曰
富者應誅納旦曰然則天主命爾爲王既尊且富有王
后以治內矣乃猶不自足殺人夫淫人妻罪乎否乎王
曰爾言是也我實罪人自今伊始願痛悔而改之又達
味德王次子以小嫌弑其兄王放之不容入朝一大將

欲代之求赦。未得間。命一婦佯泣。懇于王曰。我婆婦也。止二子。以相毆死其一。今官司縛生者議刑。又將死我。貧且老。依誰爲命。願王救我。王憐之。曰。赦爾子死。已而悟婦言爲諷已也。遂召還次子。右二端言見人之過。而不能顯責。則婉諷諭之。使自悟悔。皆可爲責過者法。

耶穌在世曰。我來救世。爲罪人。非爲善人。譬無病者。何須用藥。又一日。以責罪之法訓人曰。凡人有罪。先隱言導之。及已受教。則盡言救之。不聽。以我言質之于老成人。又不聽。則糾之官府。以明徵其罪。官又弗理。則與絕

交可也。夫教有三級。隱責以免其愧。質之老者。以動其信。訟之官。以強其從。如是而猶無濟。則絕之。匪特我無救彼之緣。亦恐彼過薰染于我矣。

聖葆瑤曰。責過之言。極宜有力。西國大王德阿多削者。

有大罪。

以怒殺人數千

聖益薄西阿。

正教大師之一

時爲彌浪府司教。

知之。遽上書勸其贖罪。

其稿尚存

王素知益薄西阿之大德。

也。親詣其處。與語曰。昔達味德王有罪。天主赦之。益藉

口前王。謂主亦應赦已耳。聖人曰。爾何循彼失步。而不

循彼改步乎。及瞻禮日。上請造堂拜主。聖人不許。曰。有

罪者無貴賤。不得入聖堂。細民有過。且知悔。王不知悔。而強入堂。是倚王爲虐矣。王聞言而退。越日悔罪。再來求贖。聖人責之曰。怒未平。不細察其罪。而一日殺人數千。宜定何律乎。比定人罪者。必越三十日始行刑。蓋時久怒消。服念以得其實。用法乃平耳。後此其愼之。史氏曰。蓋薄西阿責王之失。先啟其良心。能使之躬親求教。非真心感觸。何以得此。後德阿多削常言。蓋薄西阿眞聖人有以也。

古聖有以責人過。苦其身。或致其命者。聖意納爵值冬。

時知某人欲往某所作過。自度徒言無益。乃裸立寒冰中。伺其來。亟呼曰。爾此舉必加罪主前。我先爲爾受此苦行矣。其人乃悔而輒止。聖若盎保弟斯大。屢以正言諫額羅德王。不聽。竟殺之。

凡家人朋友有過。若非大罪。俱當以愛情責之。聖伯耳納辭家修道年久。有妹已適人。好盛飾。衣寶衣。一日往顧其兄。聞人告耳納。且述服飾僕從之盛。耳納曰。此無德之徵。彼所行已非天上路矣。我不欲見之。人言世福皆惡魔誘世之資。以陷人之不智者。修道者之言曰。婦

人好衣美飾。如不潔之在錦囊也。妹聞言愧悔盡改其初行焉。

責人者。必先減己罪。始可爲人規。耶穌曰。爾見纖芥在人目。而已目中著一柱。弗見乎。蓋喻責人。先宜自責也。古語云。責人者先刻己惡。乃能訓人善。如醫者能自療己病。乃足驗爲良醫耳。不則立意雖善。未免以人爲試矣。孰信之。

四慰憂者

慰憂之情最廣。予友則聖高先生著。有十慰。己得其槩。茲撮其要義于左。

人之情約有四。曰望。曰喜。曰畏。曰痛。望者。未得所欲而

不勝暢快也。二者並屬吉福事。不得則生憂。畏者。患未
來而預慮其來。痛。則諸患已集。而不勝愁苦也。二者並
屬凶禍事。得之則憂生。然望喜兩情。時或過中。身無所
苦。卽有憂亦易釋。惟畏與痛。一著于心。抑鬱不伸。內外
諸司俱窒。胃寒血凝。形神俱稿。不運如尸。或泣涕呻吟。
毀衣絕食。或厭棄親友。不信人言。願死輕生。種種莫可
名狀。蓋以憂心蔽其晰理之心。如以帶束其目。不見光
明。不得不昏而仆也。仁者見之心惻。故慰以良言。開其
迷。解其縛。功莫大焉。

憂之根有二。一者不得所願。失去所有。及無端而遇災等事。二者自生意外妄想。如恐有求不獲。或預慮患害之至。如顛如狂。此二病各有治療之法。慰之者。如良醫對證投劑。可也。

人既生世。其心恒在世內。故憂恨多端。總是世情所結。或天災。或地患。或四行拂戾。或爲身家親友顧慮。或以名利得失攪懷。又或墮魔誘。阻其行德之功。又或因過思。空構惶怖之想。如是種種。不出世情之外。慰之者。要在識探其根而拔去之。

凡憂心多從苦難生。古有言。得勢得朋。失勢失朋。如日
蒸氣成雲。雲聚掩日。氣散雲消。獨日而已。惟仁人之心
不然。無順無逆。遇友之憂。必以所須之物。或以寬解之
言。委曲慰安之。撒臘茫曰。我富時與我友。乏卽退。宴時
近。齋時遠。此非我友也。乃我財之友也。

慰憂在哀矜諸德中。爲上等。聖額我畧曰。他哀矜之功。
以物與人而成。物在我外耳。慰憂則人涕。我涕。人泣。我
泣。痛苦共之。是分我以與彼也。較物孰重乎。

憂心在人。最爲昏暗。最魔鬼所願得于人也。慰者開其

迷心。使如燭照。不受魔誘。撒臘茫曰。人賴友之佑如銃城。言足恃以禦敵耳。

憂情雖多。約言之有二。一失天福。一失世福。二者相提。則失天福。必獲罪于主。是憂所當憂。達味德曰。吾主。我目淚如河。恐未能守規誡。又曰。我每夜以我淚洗我床。淚溢衾席。如冷行天路。又曰。我苦我苦。久不獲還家。天堂也。聖葆瑛曰。我心有仇。恒厄我所宜行。登天國其遲乎。寧弗畏。凡此皆憂所當憂也。慰者宜順其情而導之。聖葆瑛又曰。爲主之憂。必發悔罪之心。爲世之憂。惟卽于

死之事耳。眞福之一端。曰涕泣者。乃眞福。爲其將受慰也。其言涕泣者。蓋憂失天福也。

憂患多端。慰之法。難以縷數。今第就古賢色擗加。所設慰憂十端。譯其元意。用爲準則。

一憂死。曰後事。曰極大。曰他患可醫。醫死無藥。他患僅苦我。死乃絕我。他患爲死之引路。人猶有不懼者。死則無不懼。解之曰。死非受罰。乃人性也。原祖爲罰。今如性。我入必

宜出。我命原借宜還。我生爲旅。宜歸。人言死非異聞也。生時有限。死時漸邇。縱遲亦不免。且前爾死者無數。爾

非首。後爾死者亦無數。爾非尾。天地有盡。人獨無死乎。有始必有終。萬物類然。如假彼物。時雖在我。終必歸彼。能久留耶。卽死于家。死于客。亦等。隨處有升天之路。何擇地乎。且人諸苦有去而復來。頗難解脫者。若死之一。次又何難。或曰。年幼死。未若老死。曰。死之修短。非所論。惟德之多寡。是計耳。或曰。死有後患。在無所歸。曰。毋慮也。死者遺蛻。必不知。若有知也。深埋之。適以重壓耳。故古云。石葬土葬。不如天葬。或鳥啄。或獸吻。我昧昧何分焉。蓋葬禮者。乃爲見在人。惡其臭腐。移而掩之耳。豈爲

死者計哉。

一人憂病。慰之曰。病人所時有。須忍之。病之來也。試爾勇德耳。有行海者。遇敵而戰勝。用以顯其勇焉。爾宜視狀如海。病如敵。忍而勝之。不亦顯其勇乎。病不能常及我。或我避彼。或彼避我。

一以謗爲憂。慰之曰。盍審謗出何口。賢人乎。惡人乎。其人賢。則其言必本于義。我應聽而改之。其人惡。則彼必忌我進德也。我恕彼。而惟以外心聽之。如非謗我者然。譬之犬。有故亦吠。無故亦吠。吠乃犬之性也。豈必皆當。

乎。

一以旅寄爲憂。慰之曰。旅何必憂。他鄉我鄉一也。蓋居室非鄉。惟友與物爲鄉。旣兩有之。他鄉猶本鄉也。憂何爲乎。

一人憂貧。慰之曰。人惟性安爲足。若貧則宜喜。不宜懼也。禽獸無積蓄。不乏食。人豈貧于禽獸乎。心無外顧。貧亦足用。何事役此心。以爲物之帑。帑之虛實。一而已。若有多財。而吝焉。或侈焉。均歸無有耳。蓋吝者不用如無。侈者以濫用而化爲無也。每見人隨富者。如蠅聚蜜。蟻

聚麥。狼虎聚臥尸。皆隨財。豈隨人哉。則貧又何憂乎。爾如覆舟。不宜想所失之物。特當想爾身尚在。雖則赤身出水。昔不會赤身出世乎。

一憂盜。慰之曰。爾不失財。財將害爾。夫進財如進食。少易下。多則噎。財寡累亦寡。財去并貪心亦去。非真福乎。是故遇盜去貪。猶撲火而滅其薪。何憂之有哉。

一以喪明而憂。慰之曰。人而得瞽。一快也。世間種種惡情。一切斷絕。目無所見。貪無繇生。則僅以意所需爲足。不以目所感爲求。得免憧憧之擾。豈不快哉。或曰。目瞽

良心生。蓋言目乃萬罪囹。瞽則罪不我叢矣。又何憂。
一憂喪子而哭。慰之曰。何哭爲。子死非異事。疇家無天
殤。果樹結實。不嗔人摘。熟者不摘。亦落。人之妖壽修短。
又何論焉。且爾子非爾有。暫寄之于爾。主者索之。爾能
戀弗與乎。矧有子必爲子計。多行不義。有達者曰。生一
兒。爲降地獄一級。如鈎牽而下。失一兒。乃遠地獄一步。
斯言可味哉。

一憂失友。慰之曰。先有友能足爾願。旣失不復活矣。蓋
再求焉。憂之何爲。求友之法。不越席。同德同事。皆友也。

患不求耳。豈患無友。若失一友。更無二友。此殊足愧。蓋寡德之驗也。人生如舟在波心。豈僅藉一楫一碇之力哉。

一憂失位。慰之曰。爾失位。爲爾罪所致。憂之誠是也。然徒憂無益。當痛自克治。而以所見勝爾者爲法。若偶爾失之。罪不繇已。又何憂乎。如謂我官高是傲也。謂我家貧是貪也。夫位傳舍耳。我在我爲政。我去彼爲政。位與我如浮雲過空。何以憂爲。

右十慰乃色擲加所述。以慰憂者。世情雖多。大概類此。

今更括之曰。人在世必有罪愆。大主愛人。欲免其地獄之苦。姑先以世苦煉其罪。而立其功。故主曰。我所愛必責而罰之。聖亞悟斯丁曰。此世罰我。責我。後必救我。然則苦患乃升天之級。何爲不樂受乎。用是可以自慰。并可慰人矣。

五赦侮我者

害自外來。謂之侮。侮有多端。不出二者。一曰聲。一曰勢。如詈罵。謗言。呵叱。皆聲侮也。如手批。鞭撻。刀刺。皆勢侮也。二者相加。或爲身害。或爲神害。最所難堪。蓋人生也。

皆願延其壽命。保其名稱。若受此二侮。以至戕乃命。敗乃名。惡得不與之敵。敵而不勝。惡得不以爲讐。讐則更生別情。思害彼以快己私。彼此遞報。何時已乎。赦之者。不但不與之較。且渙然氷釋。猶將用恩焉。上德也。

侮我者。屈我之體者也。體屈則欲伸。欲伸則心怦怦焉。晝夜不寧。惟以報復爲務。不報。恐人以我爲弱。而莽然喪氣也。久積此情于中。根深難拔。必報乃已。世情類然。若正教之規法。則否。以愛其仇爲德。以恩酬敵。以忍辱爲克己之功。耶穌在世教人曰。愛爾仇。人惡爾。爾以喜。

悅答之。人詈爾。爾以讚美酬之。人謗爾。爾爲彼求主。又人或扯爾右頰。爾復迎以左頰。此世想所不到。世談所不及。正與世情相反。真語也。凡有求于爾。當卽與。攫去爾物。勿索還。凡爾所欲人待爾者。爾卽宜以待人。若愛人。爲彼先愛爾。施恩于人。爲彼先施爾。世情盡若此。爾何功之有。必愛爾。讐施不望報。則其功甚大。得爲最高子。天上主之子。蓋爾不定人罪。必無人定爾罪。爾赦人。亦必有赦爾者。用此授。卽用此受也。

耶穌在世。口所言。身必行之。傳教時。每勸人善。而責人

過。彼惡人以爲形其短也。從而謗之。詈之。至竟殺之。乃耶穌不與較一語。聖意撒意喻言主時如羔羊。剪其毛而柔伏。且又爲之求罷德肋。曰。吾父赦此輩。蓋彼不知所作。夫吾主降世。爲人公師。其言行如此。宗徒守以爲表。

宗徒之言行無二。聖保祿曰。人害爾。爾宜爲彼求福。聖伯多祿曰。爾輩宜法耶穌。受人詈語而不復。當受難時。不切齒恨之。蓋爲我輩立忍德赦德之表。所宜追隨也。聖雅谷曰。人知耐誘惑。乃真福也。若能清心而全其德。

必受天上大報。蓋吾主曾許之。聖若望曰。凡有人惡其

兄弟。其罪與殺人等。必無長生矣。

言有罪罰必降地獄謂之長死。

或問赦侮。何以爲真教之論。曰。昔聖伯多祿問耶穌曰。若人獲罪于我。我赦之至七次。何如。曰。赦何論七次。卽七十七次。何可限也。若立限而赦。終有不赦時。昔有富主。以財給群僕權子母。及總所入。一僕負數萬。無以償。主令鬻其身。及妻孥產業以償。僕叩首求寬。主憐而盡赦之。及出。遇一人負錢百文。勒取之。其人亦跽而求寬。不許。且訟繫之獄。衆人怒訴于富主。富主責之曰。爾負

哀和行記 卷三
我多許。我允而求。彼負爾幾何。爾獨不彼赦乎。亦怒置獄中。勒令全還不赦。觀此爾輩不赦負爾者。而望吾天上。父赦爾。必不得也。

或問弟阿日擲曰。如何能報我仇。曰。爾宜化之爲善。色擲加曰。量大者。不憶已被害于人。恒願人害己。蓋我因忍人害。赦人罪。乃成大功。是害我者。益我者也。聖日樂尼木曰。害彼爲禍。受害非禍。蓋害人則大罪難免。是爲禍。受害于人。而能忍之。獲益不少。又何禍乎。

聖伯多祿達米盎。記有兩人相爭。一被殺。其死者之子。

欲報父讐。遇其物輒加害。意必殺乃已。讐窘甚。求解免弗得。一日欲往訴于王。途中忽相遇。子之徒甚衆。且執有兵刃。喜曰。今日必得報矣。欲加刃。讐之徒既寡。知力不敵。無計可免。乃跪而以肘相加。成十字像。求曰。爲主十字聖號。赦我命。子見像輒心動。卽禁從者。令無動。曰。我爲此十字全爾生。釋爾殺父之罪。辭而去。入堂求主。時臺上耶穌苦像。向義子三俛首。若答謝狀。聖人曰。此人爲主赦仇。能自克其義怒。乃成大德。天主享之。故顯以聖跡如此。

狠心之人。胸藏怒氣。如食毒物。不吐必死。故經曰。怒氣藏病者之胸。若白曰。怒氣殺愚者。

或曰。人受侮。不覺發怒。而起報復之情。聖葆琛曰。爾輩

或有忿怒。勿留至日沒時。

言當卽消除之

古聖亞加端恒自省

其功曰。我恒察我。或犯于人。或人戾我。未得兩情之合。

必不敢寐。須精細簡審乃可。經言求合而從之。聖伯耳

納將終時。自核其一生行實曰。凡有侮我者。我不願報

耶穌訓人赦侮者。設喻曰。若爾入堂。有所獻于主前。忽

憶及某獲罪于爾。卽宜姑置爾物。且往求合于彼。然後

來獻。蓋言主所享必在和合其仇。不待彼求。而爾先赦之。勝以物獻者多矣。

達味德少時。爲撒吳耳王大將。兼攝內外諸事。有全德。民皆愛服。王妬欲害之。懼民弗順也。密爲之謀。味德默喻其意。忽亡去。王親帥兵追之。夜安營于途次。而不設備。味德潛窺之。偕幾友募入營。直詣王帳前。人無覺者。熟視之。見王寢。其友欲行弑。亟止之曰。吾王代天主位。爾何敢弑。乃潛取王之矛。及飲爵以出。越數武。大聲呼曰。爾衆皆當死。何不衛守爾王。有人取王矛及飲爵去。

矣。且我何負于國。王輕出追我。我微蟲耳。何自損威重。若此。王聞之。隨覓矛與爵。果失去。因厚自悔。好待之如初。噫。達味德可師也。能殺而不敢弑。且常情知殺王。已必且得國。乃不萌虛傲。不順怒情。惟以大義自裁。行赦侮之功。故其所主有曰。吾主勿忘我忍耐之心。蓋自知能耐人侮而赦之。爲主所必賞也。

或問我不受人侮。則無讐。將不能行此赦德。而顯其功。奈何。曰。或能自忍其害。或勸人和好其讐。皆功也。昔巴奴爵在山苦修日久。忽天主默照云。某府有人某。其功

與爾等。巴奴爵卽往訪之。其人曰。我有室家。庸常罪人耳。何德乎。及問之再三。曰。我惟願以真心事主。知主所重在和睦。故于人有不合者。卽善言釋之。必求和好而後已。我功止此耳。巴奴爵曰。吾主吾今而知勸人和合。絕其忿怒報復之情者。爲大功也。敢弗勉諸。

克忿怒報復之情有十節

一。凡聽人言某詈爾。某謀害爾。一切挑激語。爾毋聽信。庶可絕人妄傳。并杜我忿怒之門。古賢巴臘多大學識人也。或語曰。爾門人某謗爾。巴臘多不信。其人誓以實

之終不信。曰。是者我所愛。不我謗也。

二。卽目擊耳聞之事。亦有舛謬。不宜遽動爾心。蓋邪魔誘人。有時假借人像。眩人耳目者。古聖先耳瓦諾有盛德。魔欲損其名。忽假其像。入某婦室。婦驚呼家衆來。像遂墜床下。衆牽出。置撻之。不知其假也。一時閩傳。皆謂西耳瓦諾爲汚行矣。欲害之。聖人無以自解。逃之白得冷府。忍苦求救于主。多歷年所。後往聖日落尼木。命邪魔明見所假之像于衆前。于是衆謝主救。而西耳瓦諾之冤始白。由此觀之。耳目亦未可憑矣。

三。以良心發善念。祛邪念。凡遇侮。則曰。彼實不知。偶發而不及覺。非有意傷我也。色擲加曰。彼侮我。出幼者乎。則云。彼蒙穉。何知。若壯者。則云。彼血氣方剛。易怒耳。在老者。則云。彼長于我。宜讓之也。若婦人。則云。彼閨中人。昧于大義。何足較乎。其人而善也。則云。彼以正理責我。我宜改。其人而惡也。則云。彼原未習于善。奚足介意。如是。有何不可赦乎。

四。輕其讐害。如馬蹄犬噬。莫之問也。古賢所加得受人撻而不報。人勸復之。答曰。馬蹄我。我亦當蹄馬乎。

五。以喜容迎辱。色撝加曰。惡人之謗言。實爲爾之譽言。
聖白耳。納曰。眞謙者。以人之輕侮爲己藥。言能療我忿
怒之病也。

六。謝侮我者。爲我恩主。如聖額我畧記。有當弟緒者。形
甚短。見者或咲之曰。此非人也。當弟緒卽謝之曰。惟爾
眞能識我。

七。以施恩爲報仇。見上文

八。不記所受之害。經曰。不思報仇。宜忘所受之害。古有
智者名加多。有人嘗謀害之。後復卑辭求解。加多曰。我

未嘗受爾害。

九。宜想主容人害我。爲煉我罪。聖額我畧爲教主。有國王不喜。欲害之。額我畧啟王曰。王欲圖我。我必順主命。緣我冷心事主。假王手罰我也。

十。當知天下事。皆繇主命。未得主命。雖一葉之微。亦不能動。因知我今所受苦。主命之也。主之所命。莫非愛我。我何避乎。

以上十端。皆赦侮之路。而進德之門也。細繹而常行之。其功不可勝言。

六恕人之弱行

凡人有意卽于非義。或故加人以無禮。是之謂侮。其有出之無意。或踈不及察。或情本善而行偶不逮。則皆弱行也。世人刻于繩人。見所爲不合義。輒詆之。見所施不中禮。輒憾之。見所行不逮。輒嗤笑之。不恕實甚。仁者處此則不然。不任己意之僻。惟以理克己。以情諒人。不期恕而自恕矣。試詳論之。

恕與怒反。忍德中之一枝也。恕弱與赦侮畧相似。但侮出于有心。弱失于無意。赦則全用忍德。恕第寬然宥之。

而已。此兩情之判也。

人性多弱。故行每有缺。乃苛刻者。不加體悉。誤認爲罪。輒發忿怒。且圖報復。至有以小事而釀大釁。如一星之火。不撲。頓成燎原。豈非不恕之咎乎。

人所缺者。或在形。或在神。如眇如跛。其缺也。原非彼罪。亦非有戾于爾。曷咲之。又爾喜時彼哭。爾愠時彼謳。人各有情。曷怒之。抑或昏愚不明。暗于禮義。才力有限。短于修爲。正宜啟迪匡挈之不暇。又奈何擯棄之。將以己爲全德乎。未能恕人。德已不全。耶穌有曰。爾勿賤此小

者。指良心未斷。如幼童然。

天主亦以一天神護守焉。是實重之。未

嘗以爲小也。主且重之。我賤之乎。何弗恕耶。

人身以土水氣火四行結聚成形。各有本情。樊然錯雜。因有相近。有相遠。有相反。假令二人同居。情或相反。彼此俱無恕德。勢必至如水火。如冰炭。常懷猜忌。甚而相傾相軋。靡有底止。必有恕德。乃能克己以全其愛也。

聖葆祿曰。爾輩各宜負彼之重。始滿基利斯督規法解。曰。負者耐也。彼重者。彼之缺也。滿規法者。全守其教誠也。蓋以恕情。繇愛主愛德爲最上故也。又曰。人如磁瓶。

兩相軋必破。言人心窄自驕。難耐友缺。因以怒觸友之心。非磁瓶之相軋而破乎。惟心廣則相容。彼缺我耐。我缺彼亦耐耳。故古訓云。認己而已。蓋認己則必覺己缺。爲人所恕。人既恕我。我安得不恕人耶。

或曰。凡人失悞。從本性出。雖非有意。然恒久如是不令人厭而難恕乎。曰。正惟難恕而能恕之。乃愛德之徵。久而不厭。則德根更深。是爾功之聚也。奈何欲散之。

人靜自省察。覺過愆甚多。必祈主宥。乃于他人微失。反苛求之。我不恕人。而望主恕我得乎。且我獲罪于友。無

不望友恕者反觀焉。友卽我也。何岐而二之。

卉木之類。或生果。或生刺。或生毒。物性然也。人遇果而喜。遇刺與毒而怒。亦本情矣。若以物視物。彼刺彼毒。何關於我乎。然則人之缺。又何損于我。而莫之恕乎。

聖薄耳曰亞。

先爲西國大臣

偕一友投宿邸寓榻小不容並臥。

乃遜其友而自臥于地。友患痰嗽。悞唾聖人之襪。聖人絕無一語。爲此友高年。言之恐其不安也。次早友覺自慚。伏首請罪。聖人曰。我身實天下至穢物。何妨供人唾。若此聖人者。真能行恕者也。一愛友。一克己。一忍耐。一

謙讓。恕而四德備焉。

古聖若白富甚。篤于事主。主欲人知其德。非異不顯。方許魔加害。一日。忽發烈風。折其屋。子女悉被壓以死。一使奔告若白。言未竟。又一使報言。自天降火。牛羊盡燬焉。又一使報盜劫財。殺傷多人。僅我一人逆脫。若白聞言。若不驚意。惟俛首求主。曰。我從赤身來。今從赤身往。吾主與我。吾主取之。敢不唯命。此與恕人無涉。然聖人遇大患而能忍如此。其于人之弱行。當何如矜恕乎。全能全知全善者。惟主。未可求全于人也。故有我能而

彼不能者。彼特不能我所能耳。亦豈無彼能而我不能者乎。知與善類如此。人未始強我。我何以強人。故聖人貴行恕。

馬有一日千里者。有日僅百里者。御者寬其力。則十日亦千里矣。如必策百里之馬。使逐千里之足。縱踰百里。終不及千里。而馬已憊矣。今欲強愚者以聰明。強鈍者以敏捷。是猶鞭駑追驥。適速其憊耳。將欲益之。反以損之。此不恕之弊。仁者弗忍爲也。

七爲生死者祈天主

凡人生死統于天主。故人情遇險難時。必求天上主佑。此情從本性而發。卽不實知有天主。而見降福于善。降禍于惡。亦冥揣以爲必有主者在也。但謬認邪神之類。認以爲主。而求之。不于其所當求耳。今旣實知天上有主。又知聖教中。聖神寶相通功。則同類之生死。與已生死等。何可不力求乎。

求主之功。分爲二用。如人所遭。或疾痛。或貧乏。或一切困苦患難。彼人亦自能求主。而我知其所需。代爲之祈。以蘇其困。又或彼認主不真。從違莫決。我爲之祈。主開

導。加之識力。使知一意欽崇。此皆爲生者祈也。至若人死。肉身委地。世物毫不得有。在生者無物可益之。惟有祈主減其煉處之苦耳。蓋死者之靈魂。一入煉處。不能自求。如人負債。囚于官。私情不能自達。必賴他人代爲償補。始得解脫。故凡在煉處之魂。望我輩通功甚亟。則求主免其苦。而早得上升。此爲死者祈也。聖雅各曰。爾輩爲彼求主。彼此闢升天之門。又曰。義人之求主。大有力。主經曰。我等望爾云云。是不獨自爲求。乃兼爲人求也。

凡人在世。或善變而惡。或惡變而善。或變惡而又善。或變善而又惡。屢遷無恒。必至命終。善惡始定。天主于此時定其賞罰。永世不移。故人之死。有四種。其一。乃全善人。平日篤愛天主。毫無染汚。此靈魂離肉軀。卽升天堂。永享真福。其二。最不善人。不認有主。縱情自恣。靈魂離肉軀。卽墮地獄。永受萬苦。其三。乃善德之人。愛主守誠。第有纖毫欠缺。靈魂離世。不能卽升天國。蓋天國非純全潔淨者。不能到。故造物主預備一煉罪地獄。使之煉就精純。方予以天國之福。其四。孩童無造罪。故名永苦。

有原罪。故不得升天。此言爲死者求。專指煉處者而言。蓋在天堂者無庸求。永苦與孩童求亦無益。惟煉處靈魂。必需我求。求卽有益故也。

爲生死所主之功。約有三等。一以口祈。如誦經。悔罪。聽彌撒。發求主之言是也。二以身祈。如克己苦行。持齋之類是也。三以神祈。如行哀矜十四端之功是也。此皆往聖之訓也。

信經中一端。謂我信聖神相通功。蓋言教中諸人因奉耶穌及諸聖之功。令諸人之罪。皆可望赦。如一家一體。

公用之財不分彼此也。

西傳記昔西耳物度府一人死越幾日其家一婦人忽見其像服恒服如生時展衣徧身火光目如熾炭婦恐懼仆地大呼曰某人來某人來死者之女及一家聞之俱駭乃請通儒問其故或謂此婦偶病懣未能足信爲真也越日死者復見像如前且作聲曰爲何不我救得無懼乎婦愈懼曰我將死矣本日復兩見而不言惟大發痛嘆聲後又見曰終不救我乎婦曰誰能救爾我卽願救而不知何法像曰爲我赴堂祭主三次且取某物

爲獻。蓋我病時有所許。未得獻耳。家人及隣友如其言。皆爲持齋行濟貧等功。代爲求主。忽一日天未明。復見像曰。我去矣。卽出院中。復見大光。謂其兄曰。恒心求主。佩服聖教。勿生疑心。蓋我先畧有疑。故受多苦。又諭其女曰。世人若知煉處之苦。宜爲求主獻功。勤行不倦。必有大益。又謝衆曰。主初定我煉罪五年。今謝諸仁人代求。大主享其功。減我四年矣。語畢。忽不見。據此可見死者之望救于人甚切也。

聖多瑪斯記。一日在堂拜主。忽見其亡妹作聲曰。我今

在煉罪獄中甚苦。多瑪斯卽爲求主。越三日再見曰。今謝爾。天主享爾爲我所獻之功。已減我苦。煉期已滿。得升天矣。聖教中。因每歲定日。以本禮爲煉處。行祈主之功。

凡人父在教而死者。其子惟當修身克己。濟貧爲其父祈主。乃稱至孝。蓋人于父生時。宜順其意。養其身。服其勞。旣歿。無可自致。惟當祈主。佑其靈魂而已。

爲生者祈主。其義約有八。一。爲世人皆我兄弟。不問善惡。以愛心求主佑。二。爲本國君臣求主。使各守其位。

以率一國人爲善。得天上福。三。爲父母兄弟師長。凡有恩于我者。祈主報之。四。爲管攝我之人。求主加其賜。俾其行事。可引我爲善。五。爲親友及諸相識之人。曾有大罪者。求主啟其心。俾知悔過。六。爲凡受苦難人。求主賜以忍德。能耐其苦。而益其功。七。爲傳教者。求主賜以明智。眞學善言。引人升天。八。爲冤讐害我者。求主赦其罪。爲生者祈主所宜求之物。約有十端。一。求主恒賜以日月五星之光。勿使亂天下萬物之序。二。求主賜五穀百物。以養人及禽獸。三。求主滅除天災地患。如水旱疫癘。

尋蟲猛獸之類。四。求主勿縱邪魔。加害人物。并誘惑人
爲惡。五。求主免人永死。及暴死。六。求主少罰人罪。不使
遭戰伐。寇盜等事。七。求主賜疾病微小。及減婦人產難
八。求主賜子女及時婚娶。九。求主賜旅者還鄉。免風波
霜露之患。十。求主賜衆人認主。奉主愛主。並受其福
或問人曰。求主。乃多未遂所求。何故。曰。如病者需藥。急
欲病愈。而不思此藥之中。病與否。至有妄投以死者。惟
明醫知之。必對證之藥。始聽服。否則不許。天主應人之
求。類如此。豈肯徇衆人目前之求。而罔恤其後。哉。故

經曰。我思慮非如汝思慮。我行路。非如汝行路。杌隲之
遠。若天與地。且世人之求。如顛子索刃。不與必怒。與之
必殺人。將與之乎。抑不與之乎。然則主之不常允所求
也。有深意焉。知此。則宜安其心。而加其功。勿疑主之愛
我有至有不至也。

哀矜行誼卷之三終

